

困學紀聞注卷十九

餘姚翁



評文

穀梁隱四年傳注云

立君非以尚賢所以明有統

建儲非以私親所以

定名分鄧潤甫草東宮制云建儲非以私親蓋明

萬世之統主器莫若長子茲本百王之謀

案此神宗立哲宗為

皇太子制宋

蓋出於此

全云鄧潤甫與曾南豐皆肝江先生弟子其文亦有足觀以附麗荆公遂無稱道之者○元圻

案唐賈曾草元宗册文云堯之禪舜惟能是與舜以命禹匪私其親亦用穀梁注鄧潤甫名溫伯以字行別字聖來建昌人官尚書左丞諡安惠

晏元獻謝昇王記室表云衣存缺衽式贊於謙沖饌

去邪蒿不忘於規諫

閻按去邪蒿北齊邢時傳太子事

韓詩外傳周公

誠伯禽曰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

元圻案北齊書邢時

困學紀聞注

卷十九

傳時遼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厨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蒿時去之曰此菜有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祖聞而嘉之周公語亦見說苑敬慎篇

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于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

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

藝文類聚九十二引之方心靜云五雀六燕適平者雀重燕輕也則雀燕易

處宜作燕重雀輕抑易處不在衡耶

陸農師

名佃放翁之祖

謝吏部尚書表六燕相

亭試銓平其輕重蓋用此

集證按陸表云六燕相亭試銓平其輕重一鴻遠欲審別其飛翔

對語用張融門律見尚史顧歡傳○元圻案錢氏養新錄十七按九章方程篇云今有五雀六燕集稱之衡雀俱重燕俱輕一雀一燕文而易處衡適平

王氏所引不特文句有異以算雀之亦不合今案厚齋蓋從藝文類聚九十二引九章之誤文也陸農師謝二府啓云五雲長潤共知巖穴之虛六燕

適均成仰權衡之正又云尺蠖徐動敢言士路之屈伸隻燕小飛安繫台衡之輕重蓋屢用之陸農師陶山集十四卷原本久佚今四庫書從永樂

大典錄出

周書王會東越海蠶或誤為侮食而王元長曲水詩

序用之其別風淮雨之類乎集證按文選王融曲水詩序侮越侮食○元圻案說文出部倉古杏切注豎屬有三皆生于海千歲化為食蛤古合切亦作倉文心雕龍鍊字篇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有別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以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傳毅制誅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

駱賓王螢火賦序云類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聲

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龍蹲謂孔子春秋演孔圖

孔子坐如蹲龍立如牽牛演孔圖語見太平御覽三百七十

曰筆集龜開昭聖列龍蹲鳳時肅神儀王勃夫子廟堂碑珠衡玉斗微象緯於天經營據龍躡集風雲於地紀虛驗都南陽公集序龍蹲東魯陳禮樂而救蒼生虎據西秦焚詩書而愚黔首初唐人蓋習用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取敬叔妻苑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帝問張華華曰劉敬中桐材刻魚形扣之後如其言聲聞十里

楊盈川敘郡守云代臨本州則元賓之父喜形於色

繼爲本守則張翕之子迎者如雲桓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

困學紀聞注 卷十九

令曰仁之所懷幼童不能擊將雛之雉案余友王汾原曰禮記父沒而不能

飲焉鄭訓能爲忍盈川蓋本於此

粟之雞此聯不知見何文當攷對的語元圻案北史畢眾敬傳眾敬小字

刺史父子相代爲本州當世樂之時眾敬以老還鄉常呼元賓爲使君每元賓聽政時乘板輿出至元賓所先遣左右救不聽起觀其斷決忻然喜見顏色後漢書功都夷傳太守巴郡張奉迎道路曰得夷人和天于君翕有遺愛乃拜其子滿爲太守夷人歡慕奉迎道路曰得君儀貌類我府君華陽國志序志曰越嵩太守張翕字叔陽安漢人太守張蕭翕字暵後漢書作滿未知孰是今本東觀漢記十九魯恭字仲康扶風人拜中牟令時郡

國頃傷稼大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問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旁旁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兒曰維方將雛親默然有頃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治迹耳今蟲不犯境比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譬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因還府具以狀白安後漢書魯恭傳文同南史循吏傳傅炎字季圭北地靈州人也爲山陰令

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爲偷讀書志楊盈川集二十卷晁氏曰唐楊榮言華陰人顯慶六年舉神童授校書郎終盈川令炯博學善屬文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辭齊名稱王楊盧駱四才子亦曰四傑炯自謂吾瑰也盧前恥居王後張說曰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恥王後信墟盧前謙也今

蘇許公

授齊澣紫微舍人

制右掖司言侂光於五字常表表五

字非工張南史詩唯有英華五字表魏志司馬景王

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中書侍郎鍾

會取視爲定五字松悅服

閩按本出郭頊世語何云鍾會傳注引世語耳

語云松悅服以景王王曰誰所西掖用五字本於此元圻案

定也松曰鍾會王曰如此可大用張南史早春書事寄中書舍人李詩云惟看

求改職表云云鍾會五字之敏多王濛四年之任已明用其事沈佺期詩五

字擢英才又在蘇許公之前張南史早春書事寄中書舍人李詩云惟看

五字表不記八行書見文苑英華二百五十六常袞謝除制詰表云得以

文暨侍於軒墀五字非工四年待罪見英華五百八十八蘇頲字廷碩武

功人開元中同平章事封許國公與燕國公張說以文章顯時號燕許讀書

志載蘇許公集二十卷欽定全唐文錄其文九卷

張文定全云樂全先生張方平慶歷中草兩制薦舉勅云蓋舉類之

來舊矣三代之盛王其必由之如聞外之議云是

且啓私謁告請之弊也予不以待士大夫何

大夫自待之淺耶又察舉守令勅云夫天下之大

官吏之衆獨不聞循良尤異者之達子聽外臺之

職豈非闕歟抑朝廷未有以導之也其視守令能

以仁政得民民心愛之如古循吏然者宜以名上

予得以褒慰之亦以使四方之民知予不專寵健

吏所貴仁者爾尤延之全云尤文謂二詔大哉言乎簡公表

簡而盡直而婉丁寧惻怛之意見於言外至今誦
之盎然如在春風中豈特公之文足以導上之德
意志慮亦當時善治足以起其文也何云二詔有文景風又云向使不出於仁宗之世則爲巧言耳元圻案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十五別集類樂全集四十卷宋張方平撰宋文鑑所載方平諸制詞今皆不在集中蓋方平

別有玉堂集二十卷今已佚矣 書錄解題別集類梁谿翁五十卷禮部尚書錫山尤袤延之撰今僅存梁谿遺稿一卷乃康輿中尤侗所搜輯

文定又行范文正公參政制云大恩之下難為報大

名之下難為處矧兼二者可無勉哉爾尙朝夕以

交修予允迪前人勤教邦其永孚于休訓辭温雅

可以見太平之象 元圻案史記越世家范蠡曰大名之下難以久居 文定此制及前二勅詔宋文鑑俱未收

端平元年 理宗十年甲午改元端平 九月眞文忠公除翰林學士洪舜

俞 全云谷夔○案錢氏大昕曰舜俞時爲中書舍人 命詞曰迪惟仁祖有若臣修

朝京師於甲午之元拜內相於季秋之月歐陽公

之除在至和元年 仁宗三十二年甲午改元 九月歲皆甲午用事切

當如此 元圻案張端義貴耳集曰李大異爲廣西憲庚申年謝歷日表云歲次庚申乃藝祖開基之日朔臨戊子是我皇誕聖之辰當年正月一日戊子即茂陵元命用得親切旋宮入舍人院 書錄解題別集類齊齋集三十二卷翰林學士於潛洪谷夔舜俞撰今 四庫全書書錄

困學紀聞注 卷十九

慶元 寧宗年號 初嗣秀王辭中書令賜贊拜不名鄭溥之草

制云天下之達尊三德兼爵齒以俱茂人臣之不

名五老與親賢而並隆公羊 桓四年 傳注禮君於臣不

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上大夫不名盛德之士不

名老臣不名說苑 臣術篇 伊尹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

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

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成淳 度宗年號 初嗣榮王賜詔書

不名余草制用說苑事 全云鄭文肅公混一字補之慶元黨人○元圻案厚齋此制載四明文獻集第

四卷詞曰孔子稱達孝之繼志敬其所尊伊尹言諸父之不名是謂大順鄭

東朝輔註云榮王度宗生相制略曰頌我家之多難賴爾輔之精忠持危

定傾安社稷以爲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爲既隆翔戴之勳尙期啓沃之助 力陳忱惻祈避煩言以無貶辭免兼學士院未幾罷去

開禧

寧宗十一年乙丑改元開禧

追貶秦檜周南仲

全云周南

代草制云兵於

五材誰能去之

左傳襄二十七年宋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

首弛邊

疆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

莊十四年鄭原繁語

忍忘君父之

讐又云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

舊三十二年晉先軫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

百年爲墟誰任諸人之責

原注金人南遷錄載孫大鼎疏言遣檜以就和檜之姦狀著矣嘉定之孽

復幾於失刑

閩按南遷錄賓退錄駁之近漁洋文略駁之信多子虛亡是之辭然載遺秦檜事却可信余取以補續通鑑真傳是樓云何云慷慨精當又云諸人之責句法未穩宋人使事多如此易以陸沈借對數世自得也

當又云諸人之責句法未穩

宋人使事多如此易以陸沈借對數世自得也

全云開禧之勅雖革而未行

會侂胄已誅非幸復也未史亦誤集證南遷錄天會八年諸臣慮宋君臣復讐思有以止之魯王曰惟遣彼臣先歸使其臣順我佯不從而勉以聽或可以定志烈王曰惟張孝純可忠獻王曰只有一秦檜可用我喜其人置之軍中試之以事外雖拒而中常委曲順從而始始終言南自南北自北因說詩某著手時只依這規模分別今若縱之歸國彼喜慷慨說事必是得志○元圻案書錄解題偽史類金人南遷錄一卷稱爲著作郎張師舜撰頃初見此書疑非北人語其間有曠然傳會者或曰華岳所爲也近扣之汴人張總管翼則云歲月皆抵牾不合益證其妄○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曰開禧屠兵韓侂胄欲以萑適直學士阮草詔適謝不

困學紀聞注

卷十九

五

能旣而衛澤被命草詔云云溼見過舉似誤爲墟爲成墟他日周南至適告以惡文字近頗長進然成墟字可疑南愕然曰本爲墟字何改也適方知南實代作周南字南仲吳郡人官秘書省正字以葉適薦入詞館著周氏山房集此詞見集載秦檜降霄易諛勅中衛溼字清叔華亭人徙毘山南仲嬾家也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一官參知政事封秦國公諡文節著後樂集四庫全書皆著錄何氏欲改諸人爲陸沈按原詞上聯云神州自此陸沈陸國因之坐大陸沈字已見

韓文公王仲舒銘云敷文帝階擢列侍從野處謝敷

文閣直學士表云宣布中和方歌盛德之事擢列

侍從遽復敷文之階雖借用而切當

何云敷文句用帝乃誕敷文德舞千羽宣

兩階恐不可借○元圻案漢書王褒傳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轉而上聞宣帝曰此盛德事吾何足以當之野處洪邁號陳振孫云未見其全集今僅存野處類稿二卷

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

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

此王敦語見晉

書衛
珍傳

晉人之稱衛玠蓋所尚者清談也正始魏齊王

芳年號胡武平啓以正始之遺音對奪宋之亂雅

案雅當作色今胡文恭集書啓中無此二語惟上知府劉學士啓有敢紆正始之音更重屈尊之禮句

陸務觀嘗掩其

誤王季海行東坡贈太師制云博觀載籍之傳幾

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恐亦

襲武平之誤也若正始之清談非所以稱坡公何

武平啓自用關雎正始之道若王惟則真誤矣○元圻案老學菴筆記曰晉人所謂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永嘉正始乃魏晉年名胡武平上曰丞相啓云手提天鐸鏘正始之遺音夢授神機擯奪朱之亂色蓋不停正始爲年名也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官樞密副使諡文恭宋史有傳著文恭集五十卷補遺一卷

胡文定以親辭成都學事云矧當喜懼之年深計短

長之日

案短長字用晉李密陳情表中語

曾文清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九

則倚門暮則倚閭常恐失望父曰嗟子母曰嗟季

曷敢弭忘

元圻案書錄解題別集類下胡文定武夷集十五卷崇安胡安國康侯撰其辭召試曰少習藝文不稱語妙晚捐華藻纔取理明既覺昨非更無餘習故其文集正此 四庫書不著錄 曾吉甫荅山集八卷原本已佚 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皆其詩也文集未見

上官儀册周王文識表魏舟之象詞掩漢臺之駕上

句用曹蒼舒事下句用柏梁臺詩梁王曰驂駕駟

馬從梁來或以駕爲卦引沛獻王占雨事非也

集證

魏志鄧哀王冲傳冲字蒼舒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元圻案藝文類聚二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京師少雨上御雲臺自卦以周易林占之其餘曰蟻封穴居大雨將至以上以問輔輔曰蹇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山出雲爲雨蟻穴居知雨將至故以蟻爲與居 唐書上官儀傳儀字游韶太宗每屬文遺儀

視章丁詩時人效之謂之上官體 文苑英華四百四十四載上官儀册周王爲并州都督文作識表魏舟之象詞掩蘭臺之駕

洪景盧周茂振入館謝啓雖不若董彥遠之博如桃

萊難悟

閩按馮衍傳注云萊字似藁文又連桃後學者輒改萊為藁以桃聚易明桃萊難悟也啓用章懷太子注成句

柳卯

本同

何云案虛翻傳注翻委鄭康成解尚書違失古大傳卯字讀當為柳古柳非同音異

字以從聲故也與日

幼婦外孫之義女郎世子之名

閩按南史賈希

鏡傳古家有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

亦儷語之工者

何云閩校作挑

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魯晞兒元折案後漢書馮衍傳行遺田邑萊恐是用周益公校劉賓客詩挑萊語○元折案後漢書馮衍傳行遺田邑書曰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邠魯曰晉魯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而彼昭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為左右羞

之注左傳孟孫之家臣謝息孟孫從魯昭公曰楚謝息為孟孫守邠邑晉人來理祀田季孫將曰邠巨與之謝息不可曰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晉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

呂待之謝息曰古人有言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季孫曰吾與子桃辭以無山與之萊杞臣賢案謝息得桃邑萊山故言無桃萊之利也且為萊字似萊文

又連桃後學者以桃聚易明桃萊難悟不完始終輒改萊為藁古文苑載邯鄲淳曹娥碑後云漢議郎蔡邕聞之來觀邕題文云黃絹幼婦外孫豈白

二百年後紳家當墜江中當墮不墜逢王巨周茂振名麟之海陵人紹興十五年進士中宏詞科官知樞密院事著有海陵集周益公二老堂詩話

上劉禹錫淮陰行何物令懷羨羨即船尾燕銜泥趁橋竿宿食長相見隔浦望行船頭昂尾隳德無奈脫萊時清淮春浪軟黃鶯直云淮陰行情調殊麗

困學外傳注

卷十九

七

語氣尤穩切元微之白樂天為之皆不入此律也唯無奈脫萊時不可解當待博物洽聞者說也予見古本作挑萊時東坡惠州新年詩云水生挑菜渚恐用此字

野處草梁叔子

金云

制云鼎學士之大稱蓋用劉禹錫

天平軍壁記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官稱之語又

草葉駟左相制云學聖人之道高天下以聲或云

菓語聲高故以戲之然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

史記謂殷紂也不當用之王言

元圻案劉禹錫天平軍節度使廳壁記曰上方注意

治本乃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官稱賜東都留守令狐公曰予擇文法惟汝兼前年鎮汴州有顯庸往年彌憲宗有素貴徒得君重剛我四支

本紀前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智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已下

唐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中山劉禹錫夢得撰四庫全書著錄

徐淵子上梁文云林木翳然便有濠濮間想清風颯

至自謂羲皇上人

何云自
然故佳

初寮

賀唐敏
校及第

啓云得知千載

上賴古書作吏一行便廢此事

何云下句妙在倒用
北宋人猶能剪裁

皆全

句

元圻案世說言語門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
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晉書隱逸陶潛傳

潛自語夏月虛閑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淵明詩云得知
千載事上賴古人書文選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曰又聞道士遺言餌木
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
王安中字履道中山曲陽人登進士第歷官大名尹兼北京留守司公事著
初寮集今存十卷四庫全書著錄徐淵子已見評詩

李宗衡春秋十賦屬對之工如越椒熊虎之狀弗殺

必滅若敖

宜四

伯石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

昭二十
八年

王子爭囚而州犂上下

襄二十
六年

伯輿合要而范宣左

右

襄十年何
云此未釋

魯昭之馬將爲櫝

昭二十
九年

衛懿之鶴有乘

軒

去將有二字爲佳
閣二年何云此聯

于奚辭邑而衛人假之器

成二
年

晉侯

困學白甫注卷十九

請隧而襄王與之田

僖二十
五年

星已一終魯君之歲

襄九
年

亥有二首絳老之年

襄三
十年

作楚宮見襄公之欲楚

襄
三

十二效夷言知衛侯之死夷

哀十
二年

雞憚犧而斷其尾

昭
二

十象有齒而焚其身

襄二十四年何云
二句工矣而不類

虞不臘矣

僖五
年

其沼乎

哀二
年

好魯以弓請謹守實

昭七
年

賜鄭以金盟無

鑄兵

僖年

蛇出泉臺聲姜薨

文十
六年

鳥鳴臺社伯姬卒

襄
十

三年閏按歐陽公年譜年十七舉隨州試左氏失之誣論中云石言于晉
神降于莘出蛇闕而內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雖不中人猶傳誦之但誣原
本定作巫出范甯穀梁傳序巫者謂多效鬼神之事也元圻案葉石林避
暑錄語下謂歐陽公爲舉子時客隨州秋試左氏失之誣論云主文以爲
一場警策遂擢爲冠與年譜異

晏元獻進

兩制
三館

牡丹歌詩表云永平

後漢明
帝年號

神爵之頌孝

明稱美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考第於三等

全云見宋文鑑六十三 按論衡佚文

云永平中神雀羣集詔上神雀

頌百官上頌文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

諷何云侯五頌金玉孝明覽焉正元事見劉太真傳

閻按兒劉太真傳謂新唐書若舊唐書則見德宗紀貞元四年九月癸丑賜百寮宴於曲江亭仍作重陽賜宴詩六韻賜之羣臣畢和上品其優劣以劉太真李紆為上等鮑防于召為次等張漾殷亮等二十人又次之唯李晟馬燧李泌三宰相之詩不加優劣○元圻案新唐書劉太真傳文同于名作邵晏元獻臨川集三十卷二府二十卷皆不傳今但存元獻遺文一卷四庫全書著錄

寧閻按寧當皇服藥赦文陳閻按陳正父所草也雖不明

不敏有寧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一毫

從己之欲天下誦之謂寫出寧皇心事全云閻改亦未可據後攷○元

圻案羅大經鶴林玉露十三載此聯亦謂陳正甫之辭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乙集陳正甫諱貴說以詞學中等 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下謂程學士坳寧宗遺詔云雖不明不敏有愆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嘗一日縱己之欲人以爲畫就一寧宗云云故謝山云開改未可據

困學紉南注 卷十九 九

盧思道在齊為百官賀甘露云神漿可挹流味九戶之前天

酒自零凝照三階之下全文見初學記二常袞中書門下賀雪云重

陰益固應水澤腹堅之峙積澗潛通迎土膏脈起

之候全文見文苑英華五百六十一皆儷語之工者元圻案文選張衡西京賦大夏耽耽則九戶開闢注大

戴禮曰明堂古有之凡九室鄭注曰天子路瘦制如明堂然則既有九室室有一戶也 虞荔鼎錄宣帝甘露元年於華山山掌鑄一鼎擬承甘露刻其文曰萬國伏貽長久鑄神鼎承天酒 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日飲天酒五斗張華注天酒甘露也 管子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公注君之路寢前有三階 張衡東京賦農祥晨正土膏脈起注國語文

要曰太史順時視土農祥晨正土乃脈發太史告稷曰土膏其動韋昭曰脈理也膏土潤也 盧思道字子范陽人隋書有傳

俗語皆有所本如利市出易說卦為近利市三階 方樸山云玉篇載說卦作近市利三倍

左傳昭十六年爾難爲人出表記君子以義度 人則難爲人擔負出詩

玄鳥箋百祿是荷箋謂擔負天之多福折閱出荀子修身篇良賈不爲折閱不市生活出

孟子家數出墨子尙同篇天下爲家數也甚多服事出周禮大司徒

十有二日服事伏事出陸士衡詩爲吳王郎中時從陳梁作誰謂伏事淺契調踰三年分付出

漢俠原涉傳分付交代出蓋寬饒傳及歲盡交代又白虎通義封禪必於泰山何

萬物之始交代之處區處出黃霸傳耳部書言霸具爲區處師古注區謂厝止丁寧出詩采薇箋丁寧

也之所多謝出趙廣漢傳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丁寧出詩采薇箋丁寧

歸期定其心也方樓山云丁寧字義本借用左傳著于丁寧語案後漢楊賜賜上書有災異屢見後丁寧著之語

後漢宣秉傳即賜布帛帳帷什物注軍法五人爲伍二五爲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生之具爲什物自由出

五行志一切事自由初不恤錄曉示出循吏童恢傳吏人有違犯禁法輒隨

令曉示事付主者又主者旦夕迫促關按亦見劉

康居王家○樂巴傳主者欲有所侵毀陶傳前樂巴傳方樸山云已見陳丞相世

史記陳丞相世家各有主者意智益生才力勤卑末出樂巴傳雜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式告示出荀子原注仁者好告示人○樂

困學紀聞注卷十九十

琴篇○閻拔原注布施優裕○淮南子比校出齊

今仁作人布施出周語主術訓爲愚者尙布施也史歸曰

語合羣羣比較行頭出吳語百行行頭皆官師當日出晉語主將適

蝶而麓不聞臣敢煩當日地主出左傳閻按左傳止有東道主繼序按

鄉地主相於出晉后妃傳左貴嬪離思賦兒骨肉之相於兮承嗣

正之邈而兩絕又孔融書問辟疾動不得

輿足下岸驢廣坐杯相於以爲飽飽料理出王徽之傳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長進出和

嶠傳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三消息出魏少帝紀齊

芳嘉平六年母印偷上言昔諸葛恪國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功傳消息爲賊所得○方心醉云易豐卦象傳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夫出王肅傳閻按王肅傳無亦出少帝紀○案魏志王肅傳治道功夫

紀齊王芳正始七年詔曰吾乃當以十九日親請將將咨手下出太史慈傳注江表傳策謂慈曰先君手下兵數

宜將多少固出陸抗傳乎吾盡棄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軍固鄭重

出王莽傳

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

分外出魏程曉上疏

程曉傳上責非職之功

下不務分

小却出宋紀閻按出武帝紀○武紀下閻介出馬長

笛賦

原注閻介無

婁羅出南史顧歡傳踏夷之儀婁羅之辯○閻按日知錄婁羅蓋聰

明才敏之意○婁羅一作樓羅蘇

本分出荀子

原注見端不如見

措大出五代東漢世家

老措大毋安沮吾軍○閻按已見通鑑唐玄宗考異何云寒山詩已有措大字

集聖寒山子詩箇是何措大時來省南院○通鑑唐紀玄宗太和九年

考異曰皮光業見開錄曰峯慎由常直有中使引一小殿見玄宗坐於殿

上二廣徑登階面疏文字過惡上唯悅首又曰不爲此物木枕措大不合更

在此坐矣街談以好拗爲拗木枕仍飛憤由日事泄卽是此措大也慎由歸

遂金騰侯假開當假開出王峻傳爲鄉行本色出唐劉仁恭傳

旌節吾自可爲要假長安本色耳晉書天文志凡五星

無逸注古老之人無所聞知崔融請封中岳原注不能宣古老出書

注商量裁不宣備出楊德祖答臨淄侯原注不能宣生人

困學紀聞注卷十九

婦出魏杜畿傳注臣前所錄皆亡者私名出列子黃帝篇言

曰子華善養生私家公出莊子原注主人公也○寓言篇家公執師妻

家訓風操篇晉侯霸之子孫稱其祖曰家公陳思執巾櫛李頤集解云主人公也致意出晉簡文

王稱其父曰家父母曰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原注主人公也致意出晉簡文

紀閻按亦出孫綽傳○簡文紀帝謂却超曰致意尊公孫綽傳桓温傳

語出後漢清河王慶傳命慶傳語收拾出光武紀史

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尋思出循劉矩傳巨爲忿毒可忍惡官

不審出韓詩外傳閻按不審爲晏子語○外傳八晏子仰而問

始也晏子春秋作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無不審二字世情出纏子原注不識世情○文選陸機

得事君子爾來出孔明出師表爾來二十場來出思元

賦閻按李善注引劉向七言曰場來歸耕承自陳○文選張衡思元賦迴

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伐殷也膠鬲曰場至武王曰將以甲子志場來從元謀呂氏春秋膠鬲見武王於洧水曰西伯竭來無我欺

傳正義

昭十六年正義買諸賈人則是和買

阿誰出蜀龐統傳

阿誰為失

休出史記孫武傳

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

慚愧出齊語

小國附協

安排出莊子

大宗師安排而化去乃入於寥天一

比數出周禮大司馬注

簡稱鄉民注

見在出

夏官

豪人注

亡者闕之注闕猶除也弓弩矢箠棄亡者除之計今見在者

先見列子仲尼篇又後漢楊震傳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

孩兒出書康誥注

愛養人如安孩兒赤子

老

境出曲禮正義

未全者七十其老已全故言老也

牽帥出左

傳

襄十年牽帥老夫以至於此

先輩出詩采薇箋

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

如今出林

杜箋

任夫如今已聞服可歸也

居士出玉藻

居士錦帶注居士道藝處士也

可入出雜記

子曰管仲遇盜取二八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注言此道大戴禮立孝篇子曰可人也吾任其過不可人也吾辭其罪

人出漢京房傳

道人始去寒滴水為災漢地理志代郡道人縣注本有仙人遊其地因為名

寄居

出息夫躬傳

歸國未有第宅寄居邱亭

某甲出周禮

天官職內注言

困學紀聞注

卷十九

某月某日某甲語書出某物若干給某官某事

道士出新序

原注介子推云新序節士篇

介子推曰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

主人公出史

記范睢傳

閻按范睢傳作翁主人翁君知之

小家子出漢霍光傳

使樂成小家子

得幸將軍

不中用出史記外戚世家王尊傳

閻按秦始皇本紀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

者外戚世家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王尊傳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

我輩人出晉石苞

傳

苞見吏部郎中許允求為小吏允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

對岸二字用於敵國奇

對岸出樂志

對岸二字用於敵國奇

對岸出樂志

閻按出顧瑛表曰今夷狄對岸使君若從皖道進住江上飭當從南對岸歷口為應

丙吉傳

原注至今十八九矣

浩大出後漢馬廖傳

方橫山云前漢匡衡疏已有廣心浩大語

○馬廖傳浩大

獨行周嘉傳羣賊入汝

之福莫尚於此

兩兩相視出周嘉傳

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白刃交集嘉乃擁敵以身拚之請以死贖羣賊於是兩兩相視曰此義士也

年紀出光武紀

兩都賦序神傳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為年紀二義不同

雜碎出仲

長統傳百家雜碎細碎事手下出吳呂範傳閩按兩手下

表傳孫策語何云手下前已出太史慈一條○呂範傳注江表傳策曰

子衡卿既上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豈宜復屈小職如軍中細碎事乎

合少成多出中庸注閩按中庸注無方心齋云今夫天斯昭昭

大今本注疏脫去五字耳○案衛遜禮記集說一百若千出禮記曲

禮投壺方樸山云禮記出於漢儒按漢實誼傳陳政事疏已有若千

禮投壺一字○曲禮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千尺投壺

某實于某若干純又儀禮數射算數曰若干純

賈誼政事疏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

元傳見之元所作梁典自序如千二字凡六見膠加出九辨原注膠音豪加即反○

矣亦多端

牢愁出揚雄傳原注昨牢愁集韻愁音曹○漢書揚雄

而膠加原注奇曰昨離也牢聊也與吾相離愁而無聊也

墨屎出列子原注音眉癡○卷名曰墨屎

於世殷敬順釋文音眉癡方言墨屎江淮之間謂之元頓廣雅云墨音目屎

作欺自此二十人智巧才行兩兩相背而能相與同終年者各任其眞性

故冗長出陸士衡文賦故無取乎冗長無狀出史記夏本紀

困學紀聞注卷十九

縣之治水無狀擘畫出淮南子要略篇筆畫前定出中庸細作出

左傳釋文宣八年陸氏釋文謀反謂也今謂之細作爾敎致出

世說識鑿門王夷甫敎致既快事加有理留連出後漢劉陶傳留連至今

息耗出竇后紀數呼相工問息耗見已分出魏文帝書魏志

王象傳注太子與質書謂后者皆言當大尊貴

物色出淮南子閩按何不云仲月令○

察物色課比類月令仲淮南時則謂仲秋之月

秋之月察物色必比類本師出史記樂毅傳贊曰樂臣公學

日海上丈人祖師出漢外戚丁姬傳儒林傳丁寬易家之始師

熟出莊子天道篇生熟不盡有瓜葛出後漢禮儀志一

注閩按出禮儀志注引蔡邕獨發遣出陳寔傳鄉縣人戶歸附

斷曰凡與先后有瓜葛者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

解發遣明帝紀發天然出賈逵傳前書徐樂傳陛下天然之聖

遺邊人在內郡者寔行新鮮出太元務次二新鈍悶出淮南子覽覓訓純溫以

之資鮮白求珍

論鈍悶以終若

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道
高誘注純濁無情也
誇張出列子
天瑞篇誇張於世
惓惓出王
洞簫

賦
惓惓惓惓亡耦失疇注墀蒼曰惓
近局出陶淵明詩
歸田園

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
○劉熙釋名二釋言語篇曲局也相近局也
提撕出詩抑箋
親提撕其耳
本貫

出晉江統論
閻按止有本種無本貫○晉書江統傳徙戎論曰各附本種反其舊土又曰申諭發遣還其本域
十

字街出北史李庶傳
閻按庶附李諧傳○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庶諧之子也
見錢出

漢書王嘉傳
賞賜節約外戚貲千萬者少故少府見錢多也

梁簡文爲子辭封
當陽公
表云日蝕之餘無黃童之對

荷戟入榛異子烏之辨
何云二
又
爲長子大器讓宣城王表
云熙祖流

聰慧之稱方建臨淮之國
元仲表岐嶷之質乃啓

平原之封
原注荷戟入榛揚雄童烏事熙祖晉太子通字元仲魏明帝字
元豐末皇弟似封

晉寧郡王制全用熙祖元仲一聯然熙祖非美事

困學紀聞注
卷十九
十四

也
何云在元帝用之則可元仲事在今日藩臣亦當避古人不拘○曹圻案後漢書黃琬傳祖父瓊初爲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况晚年七歲在傍曰
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
晉書愍懷太子傳惠字熙祖惠帝長子幼而聰慧武帝愛之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爲廣陵王惠帝即位立爲
皇太子九年廢賈后矯詔使黃門孫慮害之
魏志明帝紀書敬字元仲文
帝太子也黃初三年爲平原王注魏書曰帝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集證

東都事略楚王似神宗之第十二子元豐間封和國公哲宗有岐嶷之心精衛渺然

王元之
禹偁到黃州謝上
表風摧霜敗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

高葵藿之心未死劉元城
安世元符末自貶所起帥鄆嘗過關謝
表云志存

許國如萬折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而無愠
坐

是遂不見斯言可以立懦志
閻按趙元鎮移吉陽軍表云首何歸得入此言致不食卒可悲也○元圻案說苑雜言孔子曰夫水不請以入

解激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
入表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宋費衮梁溪漫志謂

元城此語與陳了翁表進會義集序云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渺然

未捨填波之願皆氣節凜然如嚴霜烈日 劉攽爲其父摯辨寬啓云晚歲
離騷魂竟招於異域平生精爽夢猶託於故人語亦悲壯 書錄解題別集
類小畜集三十卷外集二十卷知制誥濟陽王禹偁元之撰自序曰平生所
爲文類而聚之得三十卷將名其集以易曰發覆乾之小畜象曰君子以懿
文德未能行其施但可懿文而已

驢非驢馬非馬 原注漢西坡傳烏不鳥鵲不鵲 原注戰國策 何云見

也可以爲對 問按後魏宣武孝明民間諺曰狐非狐貉非貉 傳景仁 伯壽 云烹羊烹

羔唯帶牛佩犢可對 何本載閣云上句實下句虛似非一類○元

馬若竊茲王所謂竊也 戰國策史疾爲韓使楚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

楚人謂之何王曰謂之鵲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

馬典令其令官置吏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爲鳥

鵲不爲鵲也 漢書龔遂傳爲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資

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 王汾原曰國語黍不秀稂稊不稷不稷爾雅似

組論似綸亦可對 傅伯壽晉汀人隆興元年進士紹熙中授浙西提刑

嘉定受寶璽南塘賀表云函封遠致不知何國之白

環琢刻孔章咸曰寧王之大寶 原注宗室入翰苑者三人彥

中汝談汝騰○元圻案竹書

困學紀聞注 卷十九 十五

紀年帝舜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環玉玦 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頽納僂僂

之珍羽受玉母之白環注引帝王記曰堯時僂僂氏來貢白羽西王母慕舜

之德來獻白環杜詩洗兵馬云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

王岐公 全云珪字禹玉 答韓魏公詔豈朕鬱于大道未昭治亂

之原將卿保其成功自潔進退之分崔大雅 名敦詩 答

周益公詔豈朕不德未達好賢之誠將卿既明自

全引退之節蓋做其意 何云既明何六朝有之四六當行語也且文義無傷 集證按張九齡處分十

道朝集使敢云豈朕之不德感致所然爲庶尹所能已極於此唐人筆迹已如是○元圻案真文忠雷孝友乞祠不允詔云而卿何嫌何疑亟求於引去豈朕不明不敏弗足以有爲及匄用其法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別集類華陽集六十卷附錄十卷宋玉珪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其文多臺閣之體其詩善言富貴當時謂之玉寶丹

鄭安晚再相 問按安晚清之號再相於淳祐七年四月 應之道 全云應參政錄號苒苒 草制云彥

溥重入中書特令納節王會再登揆席俛就集賢

元圻案李燾續通鑑長編三百七十六哲宗元祐元年四月司馬光曰臣蒙恩擢爲首相自知智力淺薄感事未多故乞陞下用文彥博以大師兼侍中行左僕射而臣佐之令范純仁朱光庭以爲陞博元老師臣不可煩以吏事此在陛下裁度若以正大師平章軍國重事令五日或六日一入朝因至門下中書都堂與諸執政商量重事令執政就宅咨謀其餘常程文書只委僕射以今節度使守大師猶是使相若解前太守則爲正大師位冠百僚在宰相上今以節度使守大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已降旨令獨班起居自今赴經筵都堂凡同三省樞密院奏事並序位在宰相之上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中唐節使除僕射尚書侍郎謂之納節 長編一百十六仁宗景祐二年二月樞密使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王曾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春明退朝錄上本朝置二相昭文修文首相領焉 次相領焉

黃伯庸 名壽若 豐城人

爲賀雪表云招徠衆俊無晝卧洛陽之

人獎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語工而健

原注上天同雲平地

尺雪范蜀公表也周益公用之○元圻案招來衆俊獎勵三軍或作列賢才於庶位激士氣於三軍 後漢書袁安傳注汝南先賢傳曰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卧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 韓退之平

困學紀聞注 卷十九

十六

淮西碑曰十月五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 鶴林玉露六謂黃伯庸代宰相賀雪表云云詞意壯切眞宰相事李公甫表云漢使嚙瓊未必得匈奴之要領楚軍挾纊淮當堅所父之爪牙語雖巧願牽強 周益公送黃伯庸疇若序曰豐城黃君伯庸爲廬陵宰示予古律詩二百篇用意高遠屬辭清新慕寫物象莫能遁形繼出雜文一編議論正大古賦振開神誌詳雅四六溫淳是可爭文士之衡矣

耿直之守京口復陳少陽 東 之後曰如可贖兮百身

猶將省之十世 元圻案厚齋癡舉廉吏詔云朕灼知有後誕保受民惟前代迪厥官不肩好貨凡正人蓋其行庶幾成風

又克正罔敢弗正既昭德以塞違進良以率不良與勵精以更始又人之有猷有守具以實言予其懋賞懋官亦克用勑亦用全句耿直之名乘

億載萬年爲父爲母 韓退之元 四海九州悉主悉臣 退

平淮 迂齋 樓 對

李顯忠復節越汪聖錫 全云玉山光 草制云念秦伯用孟

明之意與馮唐面文帝之言又云與人之周庶幾

得頗收而能用共武之服爾其繼英衛之善兵

元圻

案左傳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豈也 史記馮唐傳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 唐太宗封李勣英國公李靖衛國公 江蘇草張俊除兩鎮節度使制執干戈而衛社稷居存蹇蹇之思安邊境而立功名躬殿堂堂之陣又韓世忠降兩鎮節度使制豈惟蹇蹇而匪躬每見多而多而益善又迎敵鼓行靡待前茅之偵擒囚歸報遂成獨柳之誅又見無禮於君爾既殫於忠盡歸飲至於廟我何愛於寵褒朱子稱玉山制器溫雅典實得王言體為近世第一淳梁蓋道夫先路也 四庫全書總目文定集二十四卷宋汪應辰撰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初名洋紹興五年登進士第一高宗為改此名官至敷文閣學士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宋史藝文志載其集五十卷

倪正父

思

草壽皇尊號詔云率百官若帝之初

何云此宋人策

法不講非常之禮於萬年受天之祐聿迎滋至之

休周益公辭免表云遜于爰斯伯與敢忘稽首有

困學紀聞注

卷十九

十七

若號叔閔天尚助迪威正父答詔云爰斯伯與固

可遜未聞虞帝之必從號叔閔天雖曰賢蓋視周

公而不及

何云不如但作雖遜固賢

真文忠為原貨盜賊詔

案葉紹翁四朝聞見錄謂是撫諭江西寇曲赦詔

云弄潢池

之兵諒非爾志烈崑岡之火亦豈予心又云自有

宇宙至于今日未聞盜賊得以全軀

陶侃說王貢曰天下寧有白頭賊乎

其言足以感動人心

元圻案漢書循吏龔遂傳海濱遐遠不濡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 岳珂程史載此二聯云上稱其得體

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

岳珂程史載此二聯云上稱其得體

王卿月為澹庵制云吾寧身蹈東海

何云此句卽是封華末句所以尤工

仲連不肯帝秦至今名重泰山微相如何以強趙

案趙胡餘疏曰欲屈禹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也又云願斬秦檣于倫孫近三人頭卒之葉街留金

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者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元圻案史記魯仲連傳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又廉頗藺相如傳太史公曰方藺相如引璧琬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樓攻媿太府卿王公墓誌曰公諱卿月字清叔台州人乾道五年進士擢用爲文字官嘗草胡公詮詞云云人多稱之

盧肇海潮賦後序馬褐牛衣

原注古未有對者 何云馬褐出左傳 全云原注是正文○元圻案唐

文粹五盧肇海潮賦後序曰爛額焦頭方思馬褐捉襟見肘久困牛衣 左傳定八年公侵齊攻廩邱之郭申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注馬褐馬衣 漢書王章傳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注牛衣編亂麻爲之卽今俗呼爲龍具者 程大昌演繁露二龍具之制不知何若案食貨志董仲舒曰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然則牛衣編草使股以被牛體蓋衰衣之類也

崔大雅草史直翁制云皇祐之詔二老設凡以須熙

寧之遇四臣齋書而訪尚有斯禮勿遐爾心

原注二老杜衡

任布四臣韓富文會 閩按杜衍傳皇祐元年召衍祀明堂都亭驛設帳具凡杖待之稱疾固辭任布傳並同而仁宗本紀不載○元圻案長編二百六

困學紀聞注

卷十九

十二神宗熙寧八年四月契丹使臣蕭禧之再來上賜韓琦富弼文彥博會公亮手詔諭以待遇之禮禦備之方

呂成公代其父倉部自黃州易守池州

謝幸

啓云爰考

唐朝有杜牧把麾之舊其臨秋浦亦齊安解組之

餘雖後先遷徙之偶同顧今昔風流之非匹

元圻案此啓全

篇在東萊遺集卷二 唐書杜牧傳牧思黃池遊湖四州刺史 杜牧登樂樂游原詩欲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 元和郡縣志仁州黃州本春秋楚地後又爲黃國之境蕭齊于此置齊安郡開皇三年罷郡置黃州古黃國爲名也又仁池州本漢鄆郡之域吳于此置石城縣梁昭明太子以其水魚美故封其水爲黃池開皇中于此置秋浦縣永泰二年江西觀察使李勉奏置池州取黃池以爲州號也

端平初濟王夫人吳氏復舊封其父與蔣右史良貴

有連良貴託先君代爲謝丞相啓其末聯云孤忠

未泯敢忘漆室之憂葵厚德難酬願效老人之結

草良貴稱賞

元圻案列女傳魯漆室女倚柱而嘯曰吾憂君老而太子少也隣婦曰此魯大夫之憂女曰昔晉答舍吾家繫

馬于園馬伏踐吾園奏使吾終歲不厭奏味魯國有難獨安所避乎
貞名重珍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理宗朝應官集英殿修撰刑部侍郎
鄧誥忠文

眞文忠除參政辭以疾趙南塘草詔曰漢御史大夫

吉當封病上憂之夏侯勝謂必瘡果然後遂至相

朕之賢卿甚於宣帝之德吉也卿其親醫藥自厚

且先卽舍拜命少間可就車朕遣黃門召見卿矣

此詔有西漢風元圻案漢書丙吉傳宣帝詔曰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朕德及焉詩不云庶無德不報其封

吉爲博陽侯臨當封吉疾病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非其死太子太傅夏侯勝曰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非其死病後五年代魏相爲丞相說苑復恩篇酈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徵時孝宣卽位衆莫知吉亦不言帝聞將封之會吉病甚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爲博陽侯三國志十二魏何夔文帝踐阼封成陽亭侯邑三千戶夔病屢乞遜位詔報曰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勳夔以賢則君有鞏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

困學紀聞注 卷十九

矣君其卽安以順朕意此詔則隱取夏侯勝之語南塘名汝談著庸齋集原本久佚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僅存六卷

鄭威愍公諱新除謝上章云關陝六七任不掛權臣

之橫恩崇觀崇寧大觀徽宗年號二十秋靡沾故相之餘潤公

之大節如此馮翊之死義其處之有素矣元圻案楊誠齋跋鄭

威愍公事曰公玉山人擢進士第靖康間守同州城破死難公名驥字潛公

傳至樂名自得已見卷三上周益公啓云東門之柳自凋元都

之桃何在彼刀頭之舐蜜得未鎔銖况井眉之居

瓶况如夢寐蓋指張說也元圻案唐詩話鄭侯家傳云賦詩

詆於明皇上帝賦柳爲譏卿則賦李爲譏朕可乎宋王得臣塵史劉禹錫遊元都觀舊無桃花貞元末至京師都有道士植桃滿觀如紅霞賦詩曰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花不道看花回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土後裴君曰紫陌重遊元都觀已盡然無一枝再題詩曰百畝庭中半是苦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四十二章經佛言財色於人人之不捨譬如刀刃有蜜不足一食之美小兒甜之則有割舌之害漢書遼使

陳遵傳揚雄作酒箴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譽之於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 張說開封人以父任爲右職委爲聖皇后女弟乾道七年三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張栻在經筵力爭之范戾大不草詞遂罷說知袁州八年復簽書樞密院事李衡王希呂交章論之莫溲不書錄黃周必大不草詔皆破斥于祠自此聲勢赫然無敢擾之者九年仍拜原知樞密院事淳熙元年帝廉知說欺罔數事命范仲芑寬之湯邦彥又劾其姦賊責居撫州三年許自便卒于湖州

或上朱文公啓云行藏勛業銷倚樓看鏡之懷窈窕

崎嶇寧寧壑經邱之趣

閻按何肥瞻曰此免解張克明啓中自

試南宮而輒以自與何哉有跋載大全集中時爲庚子至前一夕方知南康軍屢請祠而未允明年閏三月遂去郡吏歸今但云上朱子似小誤 何云記是其人自述語宋文公謂其人方就省解未宜遽及此于吾今日所處却免厚齋似偶誤俟假大全集攷之又云跋免解張克明啓○元圻案朱子跋免解張克明啓曰行藏勛業云云此老子心事也此方欲求試南宮而輒以自與何哉然子亦滯滯於此而未得遂其所懷也此復其言爲之太息 杜詩勛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陶淵明歸去來詞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

宋正甫詩三甲未全一丁不識

方樸山云余嘗以未窺六甲對不識一丁○元圻案真西山跋

困學紀聞注

卷十九

二十

謂正甫詩新竒工樞人所共喜 魏志管輅傳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胸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皆不壽之徵 唐書張宏靖傳其誦責士嘗曰天下無事而置腕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

或試縣學見黜後預鄉薦以啓謝縣令有不平之意

令答云大敵勇小敵怯昔固有之今日是前日非

吾無愧矣

閻按宋處州士子終場者六人三人與選謝主司啓云同嬰國之觀人去者半類一王壽王邑將四十萬兵號百萬衆至穎川世

元圻案袁宏後漢紀光武紀一王壽王邑將四十萬兵號百萬衆至穎川世主將步騎千餘人合戰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 東觀漢記光武紀尋邑兵五六萬琅昆陽城作營且圍之數十重帝將步騎千餘合戰斬首數十級諸部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奇怪也

毛憲守長沙謝韓平原云湖南之地二千里序詩幸

託於昌黎平原之客十九人脫穎願同於毛遂

元

案韓昌黎荆潭倡和詩序曰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絕都維九常侍楊公鎮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存志乎詩書萬籟乎詠歌往復環環有唱斯和藹藹編

者或可觀也。史記平原君傳曰平原君合從於楚約與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借得十九人毛遂願備員而行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韓非乃封平原君王。通考選舉五開禧元年檢詳毛憲為考官其子自知以迎合用兵冠多士韓億胄既敗乃用言者奏奪憲次對而降自知為第五甲末。

毛澤民啓云揚子雲貌寢官卑經雖元而謂白九方

煙機深識妙馬本驪而為黃李清卿啓云斯風未

泯則朝取溫造而暮拔石洪吾道不行則近舍皇

甫而遠亦居易何云不切○元圻案漢書揚雄傳下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特雄方草太

元有以自守泊如也或謂雄曰元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王邑嚴尤謂桓譚曰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麻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列子說符篇伯樂曰臣有所與九方皋其相

馬非臣之比也秦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曰已得之在沙邱穆公曰

何馬曰北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公不悅伯樂曰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

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馬至果天下之良馬也韓文公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曰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以石生為才難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又難而致之幕下

困學紀聞注 卷十九

朝取一人焉拔其尤甚取一人焉拔其尤參寥子唐開史上皇甫即中混恃才傲物裴晉公再修福先佛寺將致書白樂天請為刻珉之詞值正即在坐發怒曰近舍某而遠徵白信褒戾於門下矣蔡條鐵圍山叢談曰魯公遭逢聖主立政建事以致康泰有毛滂澤民者有特名上一詞甚偉麗而驟得選用毛澤民江山人存東堂集十卷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昔錄解題別集題李忠愍集十二卷吏部侍郎臨洛李若水清淵撰今存三卷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

洪舜俞薦于鄉鞏嶮監試後鞏為江東憲使舜俞分

教番陽啓云東坡倅錢唐曾在門外鵲袍之列半

山憲江左亦賞梁間燕語之詩何云劉季孫事見石林詩話○元圻案東坡以熙寧

辛亥通判杭州壬子有監試呈諸試官作又催試官考較蘇東坡以熙寧添職獨門外白袍如立鶴葉石林詩話曰劉季孫初以左班殿直監饒州

酒王荆公為江東提刑巡歷至饒聽事見屏間有題小詩曰呢喃燕子語梁

閣底華來驚夢醒閒說與傍人應不解杖藜攜酒看芝山大稱賞之

徐淵子為越教答項平甫安世云正恐異時風舞雩之流不無或者月離畢之間何云對似新然不為工或答洪舜俞云

魯直大名有皎潔江梅之句少游下蔡無丁東玉

佩之詞

元圻案黃山谷上蘇東坡古風二首其一云江梅有佳實託根桃李場桃李終不言朝露借恩光孤芳忌皎潔冰雪空自香古

來和鼎實此物升廟廊歲月坐成晚煙雨青已黃得升桃李盤以遠初見嘗終然不可口癩置官道傍但使木根在葉捐果何傷秦少游贈妓婁東玉水龍吟辭云玉珮丁東別後長佳期參差難又名韞利鎖天還知和天也瘦花下重門柳邊深巷不隳回首念多情但有當時皓月向人依舊

有郡守招士人教子辭曰士而託於諸侯非其義也

師不賢於弟子將焉用之

一詩春卷卷王添良

張宣公答教官云識其大者豈誦說云乎哉何以告

之亦仁義而已矣

元圻案楊誠齋詩話四六有一聯而用四古人語者張欽夫答一教官啓云識其大者云云四

人語乃如一人語

真文忠爲江東轉運有民困於買鳩之役來訴公判

云詔捕鳩鵲若水尚還其使歲貢蚶蛤孔戮猶疏

困學紀聞注 卷十九

三

于朝况爲州縣之官可恣口腹之欲

元圻案唐書倪若水傳爲汴州刺史

會遣中人於南方捕鷓鴣鵲上言農方田婦方蠶輒於此時捕奇禽怪羽下民爭以賤人賣鳥爲營帝手詔褒答悉放所玩譴諭內使倪若水陳江南捕鷓鴣鳥表云方今九層時忙三農作苦田夫墾耨豈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遠自江嶺達於京師水備舟船陸備擔負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賤人賣鳥也陛下當以鳳凰爲凡鳥麒麟爲凡獸卽鴉鵲鷓鴣豈足貴也 孔彞事見前攷史四

攻媿爲姜氏慶七十致語云今日王孫猶有承平之

故態舊時竹馬得見會昌之新春承平王孫見柳

文姜粵誌

元圻案柳宗元姜君誌曰秘書郎姜夢字某開元皇帝外孫也好遊嗜音以生富貴富效能傳音中聲賢豪大夫多與連

歡後加老風病手足奇右可用不能就官士有載酒來則出妓博擊戲觀者尚謙承平王孫故態 自樂天喜入新年自味云大歷年中騎竹馬幾人得見會昌春自註時年七十一 大歷唐代宗年號會昌唐武宗年號 樓大防攻媿集跋姜氏上梁文藝云宣奉公慶七十時丞相壽春魏公見委以樂語有云生長東都親見開元之盛際從游諸老及聞正始之遺音又云今日王孫猶有承平之故態當年竹馬得見會昌者幾人此條引作得見會昌之新春當別有據

衢州稽古閣書臯陶謨于屏其上梁文云臯陶若稽

古事三朝稽古之君孔子與斯文為萬國斯文之

主 何云宋人何法

王相 原注 嘉熙 閩按理宗在位十三年丁酉改元 間以親老辭督府辟其書

曰昔温太真絕裕違母以奉廣武之檄心雖忠而

人議其失性徐元直指心戀母以辭豫州之命情

雖窘而人予其順天 何云稍節冗字即佳○元折案晉書温嶠傳嶠字太真元帝初鎮江左劉琨以嶠為左長

史敬古華夷奉表勅進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 劉琨傳琨封廣武侯 蜀志諸葛傳劉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間之

率其眾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

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

益於事請從此別 先主傳陶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 張南軒史論曰温

太真忠義慷慨足為晉室名臣然吾獨有所恨者絕裾之事也昔之人不以

窮達得失累其心聽天所命而行其性命之正故或仕或不仕皆非有所為

也乃後世功名之俗與而遷就趨避之說起雖豪傑之士失其性者多矣獨

因學紀開注 卷十九 三三

不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太真獨

忍於此乎王煊此聯全本於此

呂倚謝王岐公饋錢酒用白水真人青州從事岐公

稱之 何云唐韋莊詩青州從事來偏醜泉布先生老漸慳 集證復齋漫

錄潘子真詩註記王禹玉元豐間以錢一萬酒二壺餉呂夢得復齋漫

作啓謝之有白水真人青州從事禹王歎賞為其切題東坡得章質夫書遺

酒六瓶書至而酒亡因作詩寄之云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為烏有一先生二

句渾然一意無斧鑿痕更覺警切 後漢光武紀論曰王莽忌惡劉氏呂錢

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曰貨泉字為白水真人 世說術解門桓公有主

夏文莊 疎 表云詩會餘紙之文簡凝含酖之墨餘紙

見詩貝錦箋筆銳千將墨含淳酖出文心雕龍 奏 啓

篇贊○何云餘錢貝甲白為質黃為文彩餘紙黃為質白為文彩○元折案

陸璣詩疏曰貝龜鼈之屬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衆古者質貝是也餘紙

黃為質以白為文餘泉白為質黃為文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為文皆

行列相當其大者常有徑一尺小者七八寸

獨孤駟象世以為工子雲甘泉晚而悔作晏元獻謂

賦也獨孤綬放駟象賦云返諸林邑之野歸爾梁

山之隅時在偃兵豈嬰乎燧尾上惟賤賄寧恤乎

焚軀集證唐獨孤綬獨孤良器皆有放駟象賦載文苑英華一百二十六

焚軀並以珍異禽獸無育國家為韻○元圻案晉書成帝紀咸康六年冬

十月林邑獻馴象南史林邑國傳林邑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

爾雅釋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左傳定四年楚人執燧象以奔

吳師註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襄二十四年傳象有齒以焚其身

賄也

唐律賦雞鳴度關云念秦關之百二難稱狼心笑齊

客之三千不如雞口何云雞口亦借宋人學唐專法此種○元圻

案史記孟嘗君傳秦昭王悔出孟嘗君使人

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客有能為雞鳴而鷄盡鳴遂發傳

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又高祖本紀秦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際縣隔

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又項羽本紀夫秦王有虎狼之心且孟嘗君雞

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又蘇秦傳寧為雞口毋為牛後此宋言敦雉

鳴度關賦見文苑英華一百二十八宋言字表文初名嶽大中三年及第

紹興中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第四韻用運籌帷帳

困學紀聞注卷十九三四

考官謂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徹棘以語周

益公益公曰史記云運籌帷帳之中非誤也何云安

周益公者葉少蘊且譏唐彥謙耳開明主提三尺之句矣

淳熙中省試人主之勢重萬鈞得遇如

賦第一聯有用洪鐘二字者考官哂之洪文敏邁

典舉聞之曰張平子西京賦洪鐘萬鈞此必該洽

之士遂預選紹熙光宗中四明試航琛越水詩有用

東坡船趁二字而黜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其幸

不幸若此元圻案史記高祖本紀夫運籌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

吾不如子房漢書賈山傳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

之所歷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文選顏

延之應詔燕曲水詩航琛越水聲賈輪囷東坡詩三句已過黃梅兩萬里

初來船趁風葉石林避暑錄話卷上常歲五六月之間梅雨時必有大風

連晝夕踰旬乃止吳人謂之船趁風以為風自海外來禱于海神而得之

東都之季清議扶之而有餘強秦之末壯士守之而

不足

原注前輩作風俗萬世之基末韻

亶聰明而有作無作聰明明由仁

義而行非行仁義

原注舜由仁義行

非刀匕是供膳宰舉席間之饌禮記釋樽椎鑿而上輸人

議堂上之書莊

子

此工執藝事以諫賦聯也

全云鄭干之謂誥命之體南渡以來龍谿汪公平園周公號為冠冕若厚齋王公尤所謂傑然者也咸熙德祐間社稷傾危近在旦夕而公四入中書遍行諸房詞命除目填委他舍人闕筆不下公獨從容授之若行雲流水冷然悠然而莫知紀極蓋會集羣言而以己意發之信所謂博極羣書者也按干從寧於此者果非一日矣干之又云詞命激厲奮發足以感泣三軍按清容輓詩亦有丹詔三軍泣之語然則深寧之忠悃其寄之代言之文思以挽既去之人心而扶不支之天命者良可傷矣○元圻案鄭干之名貞謝山所引干之語乃四明文獻集第五卷制詞跋語也又公詞命激厲奮發二語亦第四卷跋語

困學紀聞注

卷十九

男忠錫孫孝瀚校字

三圭

困學紀聞注卷十九

困學紀聞注卷二十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雜識

南豐跋西狹頌謂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

漢畫始見於今邵公濟聞見後錄謂漢李翁王稚子

高貫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

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元絕藝入神然始用

巧思而古意少減矣今於盤洲所集隸圖見之何云

隸續劉寬碑頌載圖畫 全云隸續中有圖五卷即當日隸圖也不知何以
誤入隸續中子為別出之 集證洪适隸續載李翁五瑞碑黃龍白鹿連理
嘉禾有一人承甘露于喬木之下王稚子二闕其右則騎而西者二人其左
則乘車而東者二人挽之者橐佗也王君平生官簿互見于兩闕之上高漢
碑兩螭蟠其首文在穿下凡八行行二十一字 沈作哲寓簡南豐跋漢
武都太守西狹頌謂得此圖然後始見漢畫然予見王逸少帖云成都學有

困學紀聞注卷二十

文翁高朕石室及漢太守張收畫三皇五帝三代君臣與仲尼七十弟子畫
皆精妙可觀予後因從蜀人求臨本晚乃得石刻信如逸小言然則石室之
畫又先於武都矣子固蓋未之見○元圻案曾子固金石錄跋尾漢武都太
守李翁西狹頌云近世上大夫喜藏畫而漢畫未有能得之者此圖所畫龍
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然後漢畫始見於今又皆出於石刻可知其非偽
也 歐陽公集古錄載後漢析里橋碑曰載夔州臨江市丁房雙闕高二丈餘
楊升菴曰愼按王象之輿地紀勝碑曰載夔州臨江市丁房雙闕高二丈餘
上為層觀飛簷車馬人物又刻雙扉微啟有美人出半面而立巧妙動人又
雲陽縣漢處土金延廣母子碑初無文字但有入物漢畫之在碑刻者不止
如應麟所云也 水經注入黃水有石闕祠堂室三間四壁隱起雕刻為君臣
高平人烹干元年卒見於碑有石闕祠堂室三間四壁隱起雕刻為君臣
官屬龜龍麟鳳之文飛禽走獸之象作制工麗亦漢畫之一 唐張彦遠歷
代名畫記音韻體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多才藝尤工丹青常畫
中興帝相像妙極一時宋陸探微唐人書畫好山水時常在侍從丹青之妙
最推工者宋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善書畫好山水結字衡山歎曰老病
俱至名山恐難遍遊唯當澄懷觀道即以遊之凡所遊歷皆圖於壁坐臥向
之其高情如此唐吳道元陽翟人工畫初名道子元宗召入禁中改名道元
因授內教博士張懷瓘云吳生之畫下筆有神

曹操夫人與楊彪夫人書送房子官綿百斤古文苑

誤為官錦而注者妄解按魏都賦綿續房子何云注

御覽八
綿晉陽秋有司奏調房子睢陽綿武帝不許見太平

百水經注房子城西出白土可用濯綿案此條今本水經注所無

證太平御覽八百十九引水經注房子城西出白土細滑如膏可用濯綿霜鮮雪曜異於常綿也俗言房子之綿也亦類蜀江之綿得江津矣故歲貢其綿以充御府又引盧毓冀州論曰房子好綿地產不為無珍也○元圻案古文苑五曹公下夫人與驛太尉夫人袁氏書賢郎盛德熙妙有蓋世文才闔門欽敬方今騷擾戎馬屢動主簿股肱近臣征伐之計事須敬咨官立金鼓之節而聞命違制明公性急忿然在外軌行軍法聞之驚愕故不自勝夫人多容即見垂恕故送衣服一籠文絹百匹房子官錦百斤私所乘香車一乘牛一頭誠知細微以達往意 元和郡縣志十七趙州臨城縣本戰國時趙房子邑也泚水在縣南二里出白土細滑如膏以之濯綿色若霜雪 書錄解題總集類古文苑九卷不知何人集皆漢以來遺文史傳及文選所無者世傳孫朱巨源於佛寺經龕中得之唐人所藏也韓無咎類次為九卷刻之婺州案今本二十一卷蓋紹興中章樵作注時所分 隋書經籍志晉陽秋三十二卷訖哀帝孫盛撰

善惡以熟言若孟子仁在乎熟漢五行志董仲舒廟災對季氏

之惡已熟是也佛者曰原注成實論行惡見樂為惡未熟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 二

至其惡熟自見受苦行善見苦為善未熟至其善

熟自見受樂其言善惡之熟亦名言也集證隋書經籍志娉摩羅什譯

維摩法華成實論諸經及曇無讖所譯金光明摩羅羅嚴所譯泥洹等經並為大乘之學○元圻案宋俞成元德瑩雪齋說引大藏經云善者無報其善未熟其善熟時必受其福惡者無報其惡未熟其惡熟時必受其苦

仁宗摹太宗御書大相國寺額於石即寺為殿而藏

之御飛白名曰寶奎殿紹興庚辰宏辭以寶奎殿

太宗皇帝御書贊命題唐說齋中選但云慶歷二

載而不紀月日以實錄攷之乃二年正月辛未也

蘇子美作寶奎殿頌此頌今子美集不載周益公題其後云上

宰宗工更為辭章者謂呂夷簡作記章得象題額

之類實錄云命夷簡撰記而說齋謂煥乎堯章親

加記迷亦誤

集證玉海三十四貫錄至道元年正月重修大相國寺廣殿庭門廊樓閣凡四百五十五區寺額太宗御書也

慶厯元年八月甲申上謂輔臣曰近朔一小殿禁中而有司過爲侈麗不欲毀其成功今大相國寺方營殿藏太宗親書寺額可遷置之呂夷簡曰言陛下孝以奉先儉以率下聖人之盛德也二年正月辛未詔以大相國寺新脩太宗御書殿爲寶奎殿藏太宗御書寺額于石上飛白題之命幸臣呂夷簡撰記事得象篆額極密使晏殊撰御飛白書記云翊翟結字液金填畫騰虬龍于頰首潤雲霧于翠珉○元圻案周益公必大跋蘇子美寶奎殿額曰舜欽此頰是召試館職所作年方三十餘也其云上宰字工更爲辭書者謂呂夷簡作記事得象題額之類 王欽臣王氏談錄曰章師公受詔書相國寺寶奎殿太宗真宗詩額亦公代之 章得象字希言浦城人慶厯五年拜同平章事封鄜國公諡文簡宋史有傳

舊制麻三道以上雙宣學士分撰元豐末鄧潤甫爲

學士一夕鎖麻二十二通靖康元年麻六道權直

院莫儔獨宿

集證宋周輝清波別志故事鎖學士院有四制則並命學士分草謂之雙鎖劉原父立馬而草九制人固已服

其致節謹伯爲內相當元豐未建備親王及內外將相進恩一夕獨草制二十二道益敏而工其有腹藁耶○元圻案莫儔字壽朋湖州人政和二年進士第一靖康初爲翰林學士使金留任僞楚建炎初竄全州 劉原父立馬而草九制見歐陽公所作墓誌 王震會南豐集序云公一日草數十制午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

三

漏盡授草院吏而去

翰苑未嘗草追贈制紹定六年

理宗四年改元紹定

十月史彌遠

贈中書令追封衛王令學士院降制學士言非典

故詔特與降制

太一宮四立月祝文舊用定本紹定二年十二月始

命學士院撰述

集證玉海一百太平興國六年司天楚芝蘭奏立太一宮每歲四立月祭祝命近臣攝事用幣冊祝無性

祭命道士行醮禮又命延臣內侍各一人掌之三歲一易以兵衛守雍熙元年三月丙子立夏致享祠臣咸集甘露降祠庭八月丙申先遣學士賈黃中致祭丁酉帝親祠按雍熙元年所撰祝文載玉海○元圻案史記封禪書亳人繆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 蔡邕封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

親王初除有布政膀首云應某軍管內尾云膀某軍

仍散下管內謂所領節鎮也前輩制集皆可考淳

熙十六年皇子封嘉王布政勝乃云嘉州管内蓋

草制者失之開禧寧宗十一年改元開禧元年皇子封榮王勝威

武軍合舊典矣蓋節鉞初除以勅書示諭本鎮亦

唐朝諭領之制也集證簡卽選字唐肅若封王或以國

如周魯或以州如充雍之類未嘗有所領之國咸

淳二年余草福王制院吏欲以布政勝下福州余

引故事勝所領兩鎮

陳自明晦紹熙光宗初宏辭已入等同試者摘周五射

記用襄尺字以為犯濮安王諱原注襄尺音讓慶元四年從

臣薦之謂襄尺字雖同音嫌名不當避乃賜同進士

出身集證王氏詞學指南云侍從言記問文采迥出流輩既單用襄尺初不從言自不應避詔與下等推恩徐子儀嘉

困學紀聞注卷二十一

定寧宗十四年改元嘉定中試宏辭甘石巫咸三家星圖序引周

禮箸人巫咸本注巫當為筮非殷巫咸主司黜之

而薦于朝集證詞學指南云賁院言引周禮是旁證卽非本處有差未敢取放開院日知舉諸與陞擢不數年

入館掌制閩按王氏父獨字謙父嘉定進士第同年俞天錫參知政事屬教其子弟歲終致束脩以謝堅却不受曰吾二兒習詞學

鄉里無完書願從公求尺牘丐借周益公傳內翰番禺三洪公暨其餘習詞

學者凡二十餘家所藏書俞欣然應之後二子皆中詞科由此集證周禮

地官保氏五十射曰矢參連刻注襄尺升儀也疏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君

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也釋文襄本作讓春官籥人注此九巫皆當為筮字之

誤也巫咸謂筮衆心歡否○元圻案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甲集徐鳳子儀

試三家星經序備記甘公巫咸申庚歲星順逆與今紅黃黑所圍主可驚

異已真異等而未篇贅用周禮巫咸為證遂申都察付國子監看詳徐真本

易觀初六注處於觀時而最遠朝美湯邦彥字朝美

本此列子曰務外游不如列子務內觀仲尼陸游字務

觀本此原注魏傅殿字蘭石本淮南子說林謂蘭生而芳石生而堅唐皇

前滉字持正本詩滉滉其沚箋黃魯直之字本柳子先友記王將

有學術魯直 方樸山云按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禮記少儀交那彥字或取此文與命名相配云鄭注讀少儀美字爲儀然字則仍美字也 集證抑谷風
斷章之求乎又云鄭注讀少儀美字爲儀然字則仍美字也 集證抑谷風
發提提持正貌○元折案唐李鼎祚周易集解觀六二小象解侯果曰得位
居中上應於五闕觀朝美不能大觀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乙集謂放翁母
夢秦少游而生公故以秦名爲字而字其名 列子仲尼篇務外遊不知務
內觀外遊者求備于物內觀者取足于身 項氏家說入黃庭堅字魯直馬
永卿嬾真錄以爲史克魯人也當引十六相以御宮僕故曰魯直此說非也
魯直二字出柳文先友記按爾雅庭直也直而且堅故曰魯直

朱文公門人晏淵髮音緩晉有晏清 閩按晏淵即大全集之晏亞夫 全云晏氏之

學傳於陽氏陽氏之學傳於吾鄉史氏即靜清也 集證通志氏族略五晉
有西中郎將晏清又章州刺史晏靜經義考晏淵孟子註侯曹學徐曰晏淵
字亞夫號蓮蕩晉中郎將晏清之後世居襄陽後徙居蜀家培坪山受學於
晦巷

西王母山海經云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洵

水之涯穆天子傳注云虎齒蓬髮 集證西山經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

狀如人狗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屬及五殘大荒西經炎火之
山有人戴勝虎齒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穆天子傳吉日甲子天子賓于

困學紀聞 卷一十 西王母郭璞注曰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

漢天文志天暝而見景星注暝精明也集韻云晴字

集證史記天官書天晴而見景星按說文無暝晴二字夕部有姓字云雨而
夜除星見也從夕生聲鉉曰今俗別作晴非是○元折案唐人有天晴景星
見賦 彭叔良文苑英華辨證一凡字有兩存於義亦通者如天晴景星見
漢天文志晴當作暝精明也

易緯是類謀曰民衣霧主吸霜間可倚杵於何藏河

圖挺佐一 藪書樓校元板無一字 輔曰百世之後地高天下千歲

之後天可倚杵 原注楊文公詩有倚杵碧天之句 集證是類謀鄭注曰民衣霧主吸霜卑奪尊之服間可倚杵者言相

近於河藏無所自逃藏徐堅初學記天部引河圖挺佐輔曰百世之後地高
天下不風不雨不寒不暑民復食土皆知其母不知其父如此千歲之後而
天可倚杵洵洵隆隆曾莫知其終始○元折案通考易是類謀一卷鄭元注
或作益謀類

士冠禮眉壽萬年 鄭 古文眉作麋博古圖離公緘鼎

銘用乞麋壽萬年無疆

集韻吳人謂赤子曰𦍋孖音鴉牙雜記注嬰猶鷺彌

也中路嬰 孟子音義倪謂繫倪小兒也

周禮斬人注鮓魚字以魚名為字亦奇語也閩按揚升菴廣之曰

大戴禮記蘭氏之根獲氏之苞王褒洞簫賦幸得謠為洞簫今夫魚名而稱字草名而稱氏簫名而稱謠皆奇之又奇○元坻案小雅鷓鴣傳良魚在淵小魚在渚正義曰不云大魚而云良魚者以其喻善人故變文稱良也良魚字亦新

石鼓文帛魚鯨鯨又云有鯨鯨團本作鮓 有鯨即白魚也元坻

案古文苑一載石鼓文第二云帛魚鯨鯨其盡氏鮮黃帛其鯨又鮓又鯨其文不同 馬氏鼓書樓校云有鯨元板作有勇

春秋正義手五指之名曰巨指原注儀禮大射孟子云巨擘閩按國語云擘 無名指

原注原注儀禮鄉射大射注 閩按既夕記亦名中指 無名指原注儀禮大射注 何云疏足以大指為將指手以中指為將指

原注原注儀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云季指 ○元坻案宣四年正義孟子原注儀禮大射注 曰大射禮云右巨指鉤鉉鄭元云右巨指有手大擘也又曰設

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然則手之五指之名曰巨指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

也 定十四年左傳閭閻傷將指取其一履註云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履謂

大指為將指者將者言其將領諸指也足之用力大指為多手之取物中指

最長故足以大指為將指手以中指為將指其食指者食所偏用履度云俗

所謂躓躓指也 特性饋食少牢饋食禮實于左袂挂于季指注季猶小也

李氏周易集解咸初六咸其拇虞翻曰母足大指也 莊子駢拇枝指曰

手足故注駢拇足拇指連二指也三倉云五指有六指也 余兄靜軒曰

無名指又可謂之四指枝指又可謂之六指公羊文十四年傳云以其指

則接蓄也四覆且也六疏云子以其指者言凡立子之法以其手指相似則

接蓄猶人之四指覆且猶人之六指

館閣書目蠶書一卷南唐秦處度撰以九州蠶事獨

兗州為最按蠶書見秦少游淮海後集少游子港

字處度以為南唐人誤矣元坻案陳氏書錄農家類秦少游蠶書一卷見少游淮海集第六卷

序略曰予聞居婦善蠶從婦論蠶作蠶書考之禹貢揚梁幽雍不貢繭物充

能織文徐篚元織縞荆篚元繡幾組豫篚織纈青篚栗絜皆繭物也而秦土既蠶獨言於兗然則九州蠶事充為最乎今予所書有與吳中蠶家不同者皆得之兗人也陳氏不言是書出於處度考宋史藝文志蠶書一卷秦湛撰後人附刻于陳勇農書之後 四庫書目著錄同宋史

水母目蝦見郭景純江賦欒城次韻王詩云去住由人

眞水母簞瓢粗足似叢書樓校似山雌何云用法言○元圻案

曰海岸閒頗有水母東海謂之蛇正白濛濛如沫生物有智識無耳目故不

知避人常有蝦依隨之蝦見人則驚此物亦隨之而後揚子法言脩身篇

曰山雌之肥其意得乎或曰回之簞瓢腫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

山雌也閣閣在下簞瓢捧茹亦山雌也何其靡

殷芸小說蔡司徒宋書書蔡謨傳字道說在洛見陸機兄弟

住參佐廨闕本脫解字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

住西頭東坡詩自甘茆屋老三間簡齋詠詩士龍

同此屋三間又寓居劉倉廨云士衡去國三間屋闕按簡

義號○元圻案世說賞譽門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

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爲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鐘聲

言多杭慨陳與義字去非號簡齋洛陽人登政和三年上舍甲弟紹興中

官至參知政事事蹟具宋史本傳簡齋集又有寄弟詩云三間瓦屋亦易求

著于東頭我西頭書事云瓦屋三間寬有餘可憐小屋不同居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 七

唐西域傳末祿有軍達泥婆羅獻波稜皆菜名也原注

張文潛謂波稜自坡陵國來集證曰唐西域傳末祿在大食之東蔬有類

葱葛藍軍達麥菴又泥婆羅貞觀二十一年遣使入獻波稜酢菜渾提蔥唐

會要太宗時尼波羅國獻波稜菜類紅藍實如蕨黎火熟之能益食唐草綯

劉賓客嘉話錄波稜種自西域有僧將其子來云本是頗陵國之種語誤爲

波稜耳

呂成公曰秦多良醫醫緩醫和皆秦人見左尸子亦云

醫詢案原注者秦之良醫闕按刺殺扁鵲者亦秦大醫令李醜也

御覽二百七十一尸子曰有醫詢者秦之良醫也爲宣王割痤爲惠王治痔

皆愈張子背腫謂詢曰背非吾背也任子製焉治之遂愈詢誠善治疾也張

子製焉夫爲身與國亦猶此也必有所委製然後治矣

巫彭作醫原注呂岐伯祖世之師曰僦貸季原注上古醫

曰苗父原注說苑問按漢藝文志太古醫有岐伯俞樞應劭曰黃帝歷

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裘羿作弓祝融作竹儀狄

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日乘雅作鸚寒夜作御王冰作

服平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素問上古使饒貨季理色貨季理色脈而通神明王冰注岐伯祖世之師說苑辨物篇中庶子難扁鵲曰吾聞上古之醫曰苗父中古之醫曰俞拊子之方能如此乎淮南人聞訓扁鵲俞拊之巧注俞拊黃帝時醫郭璞巫咸山賦序巫咸以鴻術爲帝堯醫○元圻案韓詩外傳十扁鵲過號侯篇上古醫曰弟父中古之爲醫者曰踰跗

黃石圻老教授福州聞李葵李柁林之奇爲衆推服

卽走其家備禮延致呂太史祭林宗丞少穎文所

謂二李伯仲蓋葵之子柁樗也原注葵字襲明子柁字和伯樗字迂仲里居

之良若方若陸旁郡之士若胡若劉原注胡原仲劉致中

見呂居仁寄和伯少穎迂仲詩○元圻案呂伯恭集祭林少穎文曰昔我伯祖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獻之傳載而南裴回顧瞻未得所付踰橫入闕而先生與二李伯仲實來一見意合遂定師生之分又曰里居之良若方若陸云云周益公集直顯謨閣李葵李柁林之奇爲衆推服云云今東萊詩集無寄士第改福州教授聞李葵李柁林之奇爲衆推服云云和伯迂仲詩惟有送林之奇少穎秀才往行朝五古一首病中寄胡原仲劉致中五古一首又德謙上人回建州第二首云平生苦節胡原仲老大多才劉致中云云其方德順陸亦頗集中不見其名厚齋所據蓋另有善本胡

淵學札聞注 卷二十

原仲名憲文定公兄子朱子所稱籍溪先生也林少穎祭劉致中文曰嗟嗟先生久居隱淪採芝食菊若將終身短髮萬卷精義入神氣溢六合力輕干鈞精使逢辰素志獲伸成康其俗堯舜其君天胡不弔使遭迨百不一試老死荆榛又祭陸亦顏文曰嗟嗟先生仕則不達壽則不永亦有以是爲先生之恨者是皆賢之爲丈夫也先生之志尚友古人于千載之上蓋已得夫顏魯之遺風義理是非之分辭受進退之節皎然明白於文而處常得終以死在先生無一恨云云亦足以見其人之大槩矣少穎文集附載李迂仲從弟綱作少穎哀辭曰支離先生陸亦顏歸自湖南宜幕門戶簡峻士鮮知向櫛先君子于少穎爲舅而與支離友善謂少穎曰支離紫微一也豈往焉遂從之而少穎亦顏文亦有念時昔握衣函丈之間有琢磨切磋之益之語然則陸亦顏亦少穎之師也

齊齋倪公思 三戒不妄出入不妄言語不妄憂慮元折

案同年王穀隱曰三戒見經鉅堂雜志第八卷

呂成公謂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持養全云此名言也深寧其有感於胸翁同甫黃中

子靜之事乎○元圻案朱子與林黃中論易西銘不合黃中遂諭朱子無學術朱子又與陸子壽子靜兄弟辨無極大極往復論難言時輯有專書陳同甫富有義利可以雙行王霸可以並用之說朱子與同甫辯論諸書俱載大全集中

李猷護陳東之喪黃子游調歐陽徹之葬皆義烈士

也李明人黃亦寓居焉志吾鄉人物者宜特書之

以厲澆俗

全云黃子游莆田人後移居吾鄉奉化○元圻案陸放翁跋臨汝志曰歐陽澈字德明撫州臨川人徙崇仁金人犯關上書請身使北庭馭親王以歸不報建炎初伏闕上書論大臣誤國太學生陳東亦上書所言略同遂併誅紹興初張徹云嗚呼澈也世慕顧以行子公跋歐陽澈遺事曰韓文公銘死事之臣張澈云嗚呼澈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壹啻以為生子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德明生而命名與之同為國捐軀又同是真能希顏慕藹者先是郡庠繪晏元獻曾子固汪信民謝無逸於講堂德明與焉又黃子游墓誌曰公諱子游字叔言系出浦城黃氏建炎初客南京歐陽澈以上書行臺相棄市公適同邸收而葬之其子飛英年十四公領囊輟所乘馬贈其歸晚卜居明州奉化縣

淳祐理宗十七年丙午衢士柴望上丙丁龜鑑其表云今

來古往治日少而亂日多主聖臣賢前車覆而後

車誠全云丙丁顛末見容齋隨筆○元圻案容齋五筆十謂丙午丁未之歲中國遇此輒有變故湖自漢高十二年丙午至宋孝宗二十五年丁未凡一千三百二十二年著其事變又謂大抵丁未之災又慘於丙午昭昭天象見於運行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柴望字仲山衢州江山人自宋亡

道跡深山至元十七年乃卒謝臯羽天地間集錄宋末故臣文天祥家鈞翁等十七人詩望其一也宋亡後與其弟隨亨元亨元彪隱于樛林九磴之間有柴氏四隱集

紀聞注卷二十一

張鷟自號浮休子李白有贈參寥子詩張芸叟僧道

潛復以自號元圻案唐書張鷟傳鷟深州陸澤人祖籍字文成員半千稱鷟文辭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青錢學士晁

氏讀書志曰鷟自號浮休子又曰張舜民芸叟邠州人仕至吏部尚書自號浮休先生又曰僧道潛自號參寥子與蘇子瞻秦少游為詩友莊子外篇

有意其生也浮其死也休內篇大宗師曰休休者休休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唐有高彥休亦號參寥子即著唐闕史者彥休僖宗時人在張鷟之後

近世記錄多誤無垢心傳錄以王叔文之黨陸質為

陸贄原注質即陸淳非贄也○元圻案趙希弁讀書附志語錄類無垢先

生心傳錄十二卷張文忠九成字子韶之說甥于恕編公以紹興三

年狀元及第歷禮部侍郎兼侍講謫居南安十四年

磨衲集王公庭秀閩按庭秀慈溪人為王氏鄉先輩故稱公作於紹興壬子攷其

論議以鄭介夫為妄言陳少陽為鼓變是熙豐之

法度非元祐之紛更謂黨人子孫爲謬賞謂蘇黃文章爲末藝甚者擬程子之學於墨釋氏而以易傳爲謝楊刪潤成書其反理詭道甚矣詆趙張二相尤力蓋自紹聖以來姦愴茂惡家以荆舒爲師人以章蔡爲賢邪說誠行沈酣入骨髓更中天之禍蕭艾不薳士習熟見聞至紹興間邪說猶肆行筆之簡牘不恥也是故人心不正其害烈於洪水

猛獸吁風俗移人可畏哉全云宋有兩王庭秀皆吾鄉人又同時其一問學楊文靜公又學詩

於山谷宋史有傳乃慈溪人其一著廣衲集者爲鄞人袁清容延祐四明志竟合爲一人非也○元圻案宋史鄭穀傳附王庭秀傳云王庭秀字彥穎志溪人與黃庭堅楊時遊登政和二年上舍第李光薦爲御史臺檢法官此蓋全氏所謂慈溪之王庭秀也宋詩紀事云王庭秀字彥穎明州鄞人登政和上舍第建炎中御史臺檢法官直稅關主管崇道觀有磨衲集此蓋全氏所云鄞之王庭秀也然同字彥穎同登上舍第同爲御史臺檢法官仍有可疑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一

趙希弁讀書附志曰鄭俠字介夫熙寧中監安上門時久不雨公以本門所見斬臣宣德門外神宗觀圖虛命馮京等體量新法而寢罷之大開倉廩以賑飢民下詔責躬三日大雨荆公率百餘人負上出奏疏并圖以示之附麗新法者爭言公詆毀良法直奏驚御遂得罪云中興初贈奉郎官其孫一人

發漢陵者樊崇董卓也樊崇事見後漢書劉盆子傳董卓事見後漢書本傳發唐陵者

温韜也温韜事見五代史本傳當時謂之發陵賊惡復誅臻天道昭昭矣闕按此其有感

揚連真卽之事乎王氏有靈應首肯我○元圻案明程敏政宋遺民錄載元羅靈卿唐義士傳曰唐君名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以養其母歲茂寅有總江南浮圖者楊連真卽帥徒傾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

殘支體攫珠襦玉押焚其齒乘骨草芥開唐時年二十三歲聞之痛憤乃邀里中少年若干輩收遺骸斷文木爲椁復黃腸爲甕各署其表曰羅陵牛馬

分委而散道之薨城以藏爲文而告越七日總浮屠下令哀喪曰葬置牛馬枯骸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廟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福淫不喪流傳京師

上達四聰天怒赫赫飛風雷號令梓首北馬唐葬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所陷土堆上作冬青竹二首 卽陵骨者尚有林德陽字景贍

號霽山温州平陽人王英孫號脩竹會稽人卽林霽山之友周公謹祭辛雜志有陵使羅銑黃梨洲以爲尚有鄭村翁謝臯羽全謝山謂是役也王脩竹

爲謀王羅陵使則攢宮之地主唐林鄭則身主其事而臯羽則特聞其事而

歌詠以發之者也

成湯周公皆坐以待旦康王晚朝宣王晏起則關雎

作諷姜后請愆

案康王事注見卷三列女傳曰周宣姜后賢而有德宣王常早卧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

况

朝而受業為士之職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孝經言

卿大夫之孝引詩云夙夜匪懈言士之孝引詩云

夙興夜寐讒鼎之銘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息叔向

所以戒也

左傳昭三年

二晨晏起一朝科頭管幼安所以

懼也

事文類聚管寧避難遼東遭泛海遭風船垂傾沒寧思德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今天怒猥集過恐在此

在家常

早起杜子美所謂質朴古人風者也雞鳴成盥櫛

問訊謹暄涼朱子之詔童蒙也觀起之朝晏知家

之興廢呂子

成公禮說

之訓門人也起不待雞鳴陸務觀

紀周注

卷二十

十一

示兒之詩也雞鳴率家人同起不可早晏無常葉

少蘊與子之書也雞鳴而起決擇於善利之閒為

舜而已矣

晉殷仲堪父師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

妙

案見晉書本傳

世說七注中興書曰仲堪父疾衣不解帶數年自分劑湯藥誤以藥手拭淚遂眇一日

北齊李元忠

母多病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方技

見北齊書本傳

李密

母患積年精習經方洞閑針藥母疾得除

密字希邕元也族弟

也即附見元忠傳

隋許智藏祖道幼以母疾究極醫方誠諸

子曰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

見隋書

書藝術許智藏傳

文中子母銅川夫人好藥子始述方

見中篇天地篇

唐王勃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秘術

勃從之游盡得其要

見唐書文藝傳上

甄權以母病與弟立

言究習方書

見唐書方技傳

王壽母有疾視絮湯劑數從高

醫游遂窮其術

見唐書王珪傳 蘇珪之孫也

李逢吉父顏有鋼疾自

料醫藥遂通方書

唐書李逢吉傳逢吉字虛舟會祖元道祖顏父歸期有鋼疾云云父顏當作父歸期

杜

鵬舉母疾與崔河同投醫蕭亮遂窮其術

見唐書杜鴻漸傳鵬

舉鴻漸之父也同授今本鴻漸傳作因授可證其誤

程子曰事親者不可不知醫

康節邵子之先世家于燕父伊川丈人問道奔本朝

何云堯夫墓誌乃明道所作但云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大王父諱合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諱德新父諱古皆隱德不仕安得有其父問道

自其後人誣妄耳

舍世祿爲糞土乃絕口不言

原注伯溫子溥自禮

部即使燕道涿州良鄉拜墓洪業寺石刻蓋統和十年伯溫高大父所建統和十年歲在壬辰本朝淳化三年也至宣和六年壬辰適百二十年伯溫記其異今案宣和六年乃甲辰非壬辰也何云合進既逮事藝祖安得淳化

三年尚建寺於遂之境內耶

紀聞注

卷二十

十二

蘇魏公

頌

書帙銘曰非學何立非書何習終以不倦

聖賢可及蒲傳正戒子弟曰寒可無衣飢可無食

至於書不可一日失

何云程子書銘云舍其英茹其實精於思貫於一語簡而盡○元圻案呂成公入越記曰

蘇仁仲子容丞相孫出善書數種管子後子容手書紙尾云惟蘇氏世官學以儒何以遺後其在此書非學何立非書何習云云晁氏讀書志別集類

下蒲左丞集十卷蒲宗孟傳正閩州新井人皇祐五年進士尚書左丞爲人酷暴奢侈蘇子瞻嘗規之云一日慈二日儉世以爲中其膏肓之疾云

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諸稱富者非貴其身得志也乃

貴恩覆子孫澤及鄉里也黃帝設五法布之天下

用之無窮蓋世有能知者莫不尊親如范子可謂

曉之矣管子設輕重九府行伊尹之術則桓公以

霸范蠡行十術之計二十一年之間三致千萬再

散與貧

原注史記正義七略云司馬遷撰○見越世家注

利者夫子所罕言又曰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太史公著論以素王名而言
求富之術豈以家貧無財賂有激而云如貨殖傳
之意歟然何足以爲妙論何云妙論意者猶云戲論也 闕按
隋書經籍志子部五行有太史公素
王妙義二卷亡王氏所引則見太平御覽者素王妙論又有范蠡本南陽人
一語見越世家注 集證太平御覽四百四引素王妙論曰討祭者葬即漢
上人其先晉國公子也姓辛氏字文子當南遊越范蠡師事之又四百七引
諸稱富者云云

先聖冕服祥符二年賜曲阜文宣王廟冕九旒服九

章熙寧八年國子監言唐開元中尊孔子爲文宣

王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宜用天子之制禮

院議依官品衣服令用九旒崇寧二闕按二
當作四年改用

冕十二旒服九章

禮記於禮之變皆曰始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

紀聞注 卷二十

十三

也士之有諫自此闕按此字當作
縣賁父卜國始也

案檀弓魯莊公及宋人
戰于乘邱縣賁父御卜

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接綬公曰未之下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
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國人浴馬有流矢在白內公曰非其罪也遂諫之
士之有諫自此始也註周雖以士爲爵猶無諫也閻氏因王氏未引禮記全
文故云當作自縣賁父卜國始陸佃曰士之有諫自魯莊公始也與閻氏同
意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

鬻而弔也自敗於臺駘始也

何云當作狐駘非臺也又云檀
弓作臺音狐○鄭注曰戰於升

陘魯僖公二十二年秋也時師雖勝死傷亦甚無衣可以招魂正義曰無衣
可以招魂故用矢招之也時邾人志在勝敵矢是心之所好故用所好招魂
冀其復反又注曰敗於臺駘魯襄四年秋也臺當爲壺字之誤也時家家有
喪壘而相弔去纜而紼曰壘禮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與
皆吉弁無首素總正義曰士冠禮纏廣終幅長六尺所以韜髮今以凶事故
去之但素紼而已周禮司服有錫衰總衰疑衰皆吉弁無首素總大戴禮文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鄭注曰穆伯魯大夫
季悼子之子公甫靖

也敬姜穆伯妻文伯駘會子問管者齊
桓公亟舉兵作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

之母也禮朝夕哭不帷
僞主以行及反葬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喪慈母自魯昭公

也注舉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主命爲假主非也

始也孔子曰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下殤用棺衣閩按衣下脫棺字

自史佚始也正義曰下殤謂八歲至十一也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

郊特牲注曰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

注曰僭諸侯趙文子晉大夫名武大夫彊而君殺之義也閩按彊而君殺之義也七字當

作而由三桓始也方樸山云大夫彊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此郊特牲正文其上文云大夫而饗君非禮也不指三桓

潛邱駁之何故禮記集說黃氏曰大夫無饗君之禮而今可饗君者由三桓勢強始是善說亦有以饗君指三桓者又引山陰陸氏曰古者殺大夫非

義也後世大夫世執國政君由是弱矣有殺之者更以為義則若三家者有以啟之也公廟之設於私家非

禮也由三桓始也閩按此三句從初刊本增補何云初刊本自有此三句○注曰言仲孫叔孫季孫氏皆立桓

公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元冠紫綬自魯桓公始也蓋僭宋王者之後

朝服之縞也自季康子始也注曰亦僭宋王者之後正義曰王制云殷人縞衣以養老宋是殷後故朝衣以縞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季紀聞注卷二十十四

雜記注曰周之制同姓百世昏姻不通吳大伯之後魯同姓昭公娶於吳謂之吳孟子不告於天子自此後娶者遂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宦

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注曰仕於大夫更升於公與達大夫之譜

侯同爾禮不反服自孔氏之不喪出母以下皆陸農師之說見衛左氏

傳始用六佾傳三十二年○閩按此下服始用葛菲始厚

葬成二年始用殉成二年魯於是乎始髻襄四年魏絳於是乎始

有金石之樂襄二年始用人于亳社昭十年魯於是始尚羔

亦記禮之始變也孔子惡始作俑者始之不謹

末流不勝其弊劉懋撰器物造作之始為物祖劉

孝孫房德懋集經史為事始原注馮鑑續事始朱繪撰事原高承增益為事物紀原

然所載乃事物之始不足以垂訓戒司馬文正公

論董淑何云給鼓吹僅言唐始合妃主葬日皆給鼓吹可一用之平陽

昭公非令典不足法蘇文忠公熙寧三年言春秋書作

邱甲襄平用田賦哀二年皆重其始為民患也國史記之

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皆得謹始之義開

顧仲恭以通鑑不詳及瑗下戰謂古人讀書亦未必精纂勝吾輩初怪其言

之太過今王氏於左傳禮記尚爾余不勝慨嘆仲恭言端有味哉集證後

魏書劉芳傳芳仲子懋字仲華撰諸器物造作之祖十五卷名曰物祖北史

同唐志小說家事始三卷劉孝孫房德懋撰王海唐吳王諮議劉存與長史

房德懋等集經史諸書以類分門為事始三卷○元圻案晁氏讀書附志類

書類事物紀原十卷高承編自天地生植與夫禮樂刑刑變籍器用下至博

奕嬉戲之微蟲魚飛走之類無不著其名氏較高承書多十卷當是後人

錄解題雜家類事物紀原二十卷不著人名氏較高承書多十卷當是後人

原錄皇朝朱翰撰其書事始之類也司馬溫公論書妃論議策禮劄子曰

幽濟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唯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

功方給鼓吹後至中宗時草后建議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明主之令

典不足法也唐唐紹論婦人葬禮用鼓吹疏曰竊聞鼓吹之作本為軍容

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為警衛故擗鼓曲有靈變乳鵲爭石墜崖壯土怒之

類自昔功臣備禮適用之丈夫有四方之功所以恩加寵錫假如郊祀天

地誠是重儀惟有宮懸本無案架故知軍樂所備尚不接於神祇鉦鼓之音

豈得接於閭闔准式公主王妃已下葬禮加鼓吹歷代未聞

紀聞注 卷十一

十五

周易集林雜占曰占天雨否外卦得陰為雨得陽不

雨其爻發變得坎為雨得離不雨異化為坎先風

後雨坎化為巽先雨後風見太平御覽十集證隋書經籍志

撰七錄云伏萬壽撰

江總詩聊以著書情暫遣他鄉日元城劉公晚歲閑

居或問先生何以遣日公正色曰君子進德脩業

惟日不足而可遣乎何云總詩是詩人常語元城則聖門事也程

持濟陽考城人後主稱客之一也陳書本傳云有集三十卷元城先生語

陳正獻公疏曰懲羹者必吹於齋傷桃者或戒於李

楚辭惜誦云懲熱羹而吹欐北夢瑣言唐明宗不

豫馮道入問曰寢膳之間宜思調衛指果實曰如

食桃不康他日見李思戒元圻案晁氏讀書志小說類北齊瑣言二十卷荆南孫光憲撰記唐至五代及十國雜事唐傅奕請革隋制疏云懲沸羹者吹冷齋傷弓之鳥驚曲

木

尹和靜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寺鐘聲曰

譬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

更涵養見語錄朱文公在同安夜聞鐘鼓聲今本大全集無鼓字聽

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為

學須專心致志先儒於鐘聲之入耳體察如此元圻

案朱子文集五十八張敬夫問曰頃蒙見教云往在同安因聞鐘聲遂悟收心之法顯父不揆驗之信然答曰當時所說聞鐘聲者本意不謂如此但言人心出入無時鐘之一聲未息而吾心已屢變矣

東坡策別均戶口曰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

甲學紀問注 卷二十

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何云千三下脫一百字萬四千有餘夫地

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按晉書地理志民口千三百

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三閩按郡國志引三作二十三蓋周之盛也

原注見帝王世紀集證續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云周公相成王致治刑措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

吳仁傑鹽石新論取潛夫論洗金以鹽攻玉以石閩

潛夫論洗本作治何祀瞻曰治仍作洗妙盡物情○元圻案後漢書王符傳符字節信隱居著書不欲章顯其名號曰潛夫論其實篇曰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錫以魚洗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注詩小雅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之金工發金色者皆淬之以鹽水焉

土牛之法以歲之幹色為首支色為身納音色為腹

以立春日幹色為角耳尾支色為脛納音色為蹄

景祐元年以土牛經四篇頒示閩本無示字天下丁度為

序集證宋志丁度土牛經一卷六經天文編陳氏曰土勝水牛善耕勝水故可勝寒氣善耕故可示農耕之早晚土牛之法如甲子歲甲為幹色

青爲牛百子爲支色黑爲身納音金色白爲腹又如丙寅日立春丙爲幹色亦爲角耳尾寅爲支色青爲脛納音火色赤爲蹄餘放此○元坵案說郭載土牛經一寫釋春牛顏色第一釋策牛人衣服第二釋策牛人前後第三釋籠頭繩索第四當即景祐所頒之書惟牛不載丁度序而題宋向孟撰不知何據宋史藝文志農家類有丁度土牛經一卷當是因作序而誤屬之也丁度仁宗時翰林學士即撰策韻者

黃石公記云黃石鎮星之精也黃者鎮星色也石者

星質也見太平御覽六東坡以圮上老人爲隱君子何云秦水德子房自

謂師黃石殆託意於上能包水耳厚齋其亦寓報韓之志乎 集證通志黃石記三卷不著撰人名字○元旻突東坡後侯論曰子房受書於圮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徵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人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

成都石經孟蜀所刻於唐高祖太宗之諱皆缺畫范

魯公相本朝其誠子姪詩曰堯舜理曰深泉薄冰

猶不忘唐也何云乃相承以熟未可爲不忘唐之證也厚齋特望人所刻其書淵世民皆缺畫蓋爲唐高祖太宗諱也昶父知祥嘗爲莊宗明宗

臣然於存易嗣源字乃不諱前蜀王氏已稱帝而其所立龍興寺碑言及唐

困學紀聞注卷二十一

諸帝亦皆半闕乃知唐之澤遠矣

劉夢得上杜司徒書曰於竊鉄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掇蜂而

知父子之可間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疑東坡辯

策問奏劄引之而改掇蜂一句云於投杼而知母

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元坵案列子誠符篇曰人有亡鉄者意其

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鉄也顏色竊鉄也言語竊鉄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鉄也俄而相其谷而得其鉄 呂氏春秋任數篇孔子窮于陳蔡之間七日

不嘗粒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問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突人甑中而食

不辭曰攫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 自香山詩云曾家機上開投杼尹氏

園中見掇蜂但以恩情生罅隙何人不解作江充

量文元全云名過公平生不喜術數之說術者嘗以三命語

之公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

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

案文元語見東都事略本傳李仁甫長編一百十五

慈湖先生謂真文忠公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

忘富貴利達何也公莫知所謂先生曰子嘗以命

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

此真西山書慈

湖先生行狀後語元圻案晁文元昭德新編上卷必然之期素定之分謂

之命其理自然謂之天命知識此理謂之知命委順此理謂之委命命與情

兩不相制而於命中起一切之情徒自苦耳能不爾者謂之達人晁公武

曰五世祖文元公諱迥字明遠齊州人自父始徙家彭門太平興國五年進

士以世子少保致仕文元諡也李獻臣言公服膺墳典者年不僦少遇異人

指導心要不喜術數之說唐趙麟因語錄裴晉公不信術數不喜服食每

語人曰雞猪魚蒜過者即食生老病死時至則行皆達人之言也慈湖語

見西山慈湖先生行述

張文潛寓陳雜詩言顏平原事誤以盧杞為元相國

元圻案張文潛寓陳雜詩十首之四云唐有元相國黃綬顏平原平原腹有

丹月解神已仙顏公死已矣人見如生前致令遺其像委曲與人言相國死

倉卒藏骸塞其咽家門隨手破但怪椒餅千顏公黃塵外風節猶凜然元子

墮九幽遺臭萬世傳唐書百五十三顏真卿傳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

困學紀聞注卷一十

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希烈稱帝使問儀式對曰

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耳希烈怒縊殺之元載傳見唐書一

百四十五傳云大曆十二年三月賜載自盡籍其家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

是盧杞見姦臣傳下傳云李希烈反杞素惡真卿即令宣慰其軍卒為賊

害

李長吉有春歸昌谷詩張文潛春游昌谷訪長吉故

居云惆悵錦囊生遺居無復處

原注在河南福昌縣三鄉東集證河南府宜陽縣唐末

之福昌縣也縣西有昌谷水與甘水俱流注于洛水元圻案唐書文苑李

賀傳賀字長吉每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先未立

題及暮歸足成之日率如此其母探囊中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

血乃已耳

唐六典十四按摩博士注崔寔正論云熊經鳥伸延年之術故華佗有六禽之戲魏文有五槌之鍛後漢華佗傳云五禽

元圻案華佗語吳普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日虎二日鹿三日熊四日猿五日鳥淮南子精神訓曰是故真人之游若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鳧浴躡視虎顧却是六禽又繆稱訓熊之好經高誘注經動導引

詩釋文草木疏云葑蕪菁也郭璞云今菘菜也案江

南有葑案葑釋文作菘作葑似誤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以上郟谷風釋文張

文潛郭園送蕪菁感成長句詩蕪菁至南皆變菘菘美在上根不

食瑤簪玉筍不可見使我每食思故國集證菘含草木狀蕪菁嶺嶠以南

南俱無之偶有土人因官攜種就彼種之出地則變為芥亦稱種江北為枳之義也至曲江方有慈彼人謂之菘菘

司空表聖題東漢傳後有取於陳太邱之容衆郭有

道之誘人此表聖所以自處也閩按元求江南人才至矣而王氏以博學雄文名可旌獨

不及焉當時必有所以自處者○元圻案唐文粹九十九載司空圖題東漢傳後曰君子之救時也亦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靜而鑄之以道訓

服苟厲鋒氣果於擊搏道不能化力不能制是將濟時重固故元禮之徒終致鉤黨之禍陳太邱之容衆郭有道之誘人其意未嘗沮物而彼亦不厚其

專利害可見矣唐書司空圖傳圖字表聖景福中擢諫議大夫見朝政日壞自惟出不如處稱疾不仕昭宗遷洛陽轉兵部侍郎懼柳璨誣陷不得已

赴之入見墮笏失儀遂得罪罷去卜居中條山王官谷名亭曰休休又號忍辱居士思以警省保全終始聞哀帝獄不食而卒文選蔡邕陳太邱碑序

困學紀聞注卷二十一十九

曰先生諱冠字仲弓潁川許人也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宰太原一年德務中庸敦敦不肅又郭有道神文序曰先生諱秦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潛德衡門收朋勸誨童蒙賴焉用法其蔽辭曰棲遲秘邱善誘能教赫赫

三事幾行其招

化書曰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

心常富見儉化篇季元衡集證曰名壽南紹興十八年宏祠科儉說曰貪饕以招

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

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

安性皆要言也閩按炳燭齋隨筆蓄於己不蓄於人謂之儉蓄於人

子之德也否與愛小人之事也斯言出晏子如晏子真能儉者也○元圻案四庫書簡明目錄子部雜家化書六卷南唐譚詠撰朱齊邱撰為已作

故亦謂之齊邱子凡六篇曰道化術化德化仁化食化儉化峭本道上故大旨多出於黃老而附合於儒言文中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

姚合新昌里詩曰近貪日益廉近富日益貪顏氏家訓曰儉者省約為

禮之謂也吝者窮急不卹之謂也今有奢則施儉則吝如能施而不奢儉而不吝可矣

荀悅申鑒

政體篇

曰觀孺子之驅雞而見御民之術

術今本作方

孺子之驅雞急則驚緩則滯馴則安

今本脫此三字

許渾詩

遞跡驅雞吏

司馬公時至獨樂園危坐讀書堂

案溫公集有獨樂園七詠讀書堂其一也

嘗云

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

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張文潛庭草詩

云人生羣動中一氣本不殊奈何欲自私害彼安

其軀亦此意也觀此則知周子窗前草不除之意

元圻案溫公作邵興宗南園草盛不翦詩云謂言彼草木於我何疏親於間置取舍豈得見天真不若任其然同受雨露恩

王渙之曰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

仕宦常以不遇處之無事矣

語見宋徐度却掃編下

此言近於達

困學札聞注

卷二十

二十

者

元圻案王渙之字彥舟衢州常山人徽宗時知中山府加寶文閣直學士宋史附見其兄王漢之傳渙之滕元發璿見東坡代張方平作滕

公墓誌

民不可與慮始商鞅之變法也百姓何足與議董卓

之遷都也嘑百姓以從已欲其效可觀矣

元圻案商子更法篇

愚者昧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三國志董卓傳注續漢書曰卓言宜復遷都長安楊彪曰恐百姓驚愕糜沸聚以致擾亂卓正色曰公欲沮國家耶百姓小民何足與議

後魏溫子昇閭闔門上梁祝文云惟王建國配彼太

微大君有命高門啓扉良辰是簡枚卜無違雕梁

乃架綺翼斯飛八龍杳杳九重巍巍居辰納祐就

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此上梁文之始也

原注

兒郎偉猶言兒郎憑攻媿嘗辨之○元圻案此餘本吳會能政齋漫錄樓攻媿跋姜氏上梁文云上梁文必言兒郎偉舊不曉其義或以爲唯諾之唯

或以爲奇偉之偉皆所未安在勅局時見元豐中獲盜推賞刑部例皆節元
案不改俗語有陳棘云我部領你懲厥逐去深州邊吉云我隨你懲去慈音
問俗言門俗言單也獨秦州李德一案云自家偉不如今夜去余啞然笑曰
得之矣所謂兒郎偉者猶言兒郎懲蓋呼而告之此關中方言也上梁有文
尚矣唐都長安僊襲之嘗以語尤尚書延之沈侍郎虞卿汪司業季路諸公
皆博洽之士皆以爲前所未聞或有云用相兒郎之偉者殆誤矣 宋某大
慶愛日齋叢抄亦載能改齋漫錄及樓攻媿之說又曰予記呂氏吞秋月令
邪大者前呼邪謗後亦應之高誘注爲舉重勸力之歌聲也與謗注或作
邪謗淮南子曰邪許豈偉亦古者舉木隱和之音

眞文忠公

送陳端父
宰武義序

曰仁義足以包寬嚴而寬嚴不足

以盡仁義

元圻案司馬溫公曰寬而疾惡嚴而原情則寬嚴即仁義矣

傅元席銘左端曰閑居勿極其歡右端曰寢處毋忘

其患左後曰居其安無忘其危右後曰惑生於邪

色禍成於多言冠銘曰居高無忘危在上無忘敬

懼則安敬則正被銘曰被雖溫無忘人之寒無厚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一

三

於已無薄於人

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傳子一卷晉司
隸校尉鴉鵒子北地傅元撰晉書本傳稱有內外中

篇凡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隋唐志皆載傅子一百二十卷宋志
僅載五卷傳本久佚今檢永樂大典中得文義完具者十有二篇其大典失
載篇目及他書所徵引者復蒐輯得四十餘條 此條所引諸銘今不載於
本書見藝文類聚服飾部中蓋本書別傳也

梁元帝孝德傳天性讚曰欲報之德不可方思涓塵

之孝河海之慈

見藝文類
聚孝部

卽孟東野寸草報春之意

元圻案周密公謹浩然齋雅談曰東坡詩云微生眞草木無處謝天方慈類
如春風不見李桃實古今抱此恨有志俯仰失其言尤悲東萊子蓼莪云莪
蒿不能報天地之生育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皆祖郊之意也 孟東
野名郊武康人年五十始成進士爲溧陽尉嘗作遊子吟云慈母手中線遊
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隋書經籍
志雜傳類孝德傳三十卷梁元帝撰

蘇子由記杉謂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

陳同甫之言梅也亦然

元圻案蘇子由南康直節堂記曰杉不
扶而直其生能做冰雪而死能利棟宇

者與竹相同而以直過之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耶 今陳龍
川集無言梅之文當考

漢桓永壽二年戶一千六百問按本七萬七千九百六

十 案後漢書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曰漢桓永壽二年戶二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十五千六百六十八百五十八人案每戶以五口為率則五千餘萬人止一千餘萬戶今云二千當是世紀之誤故王氏不據後漢志而據晉書地志至晉武太康元年平

吳戶止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問按漏十字 何本有十字 〇以上皆晉

書地理志文隋文開皇中戶八百七十萬至唐高祖武德

初戶止二百餘萬高宗永徽初戶僅及三百八十

萬元宗天寶末戶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至

肅宗乾元三年戶止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二

十四以上皆會要載永徽三年民部尚書高履行奏疏中文見玉海二十二年戶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至光武中元二年戶止四百二十七萬千六百三十四〇元折案孝平戶數晉書地志三百作二百隋志同光武戶數見後漢書郡國志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

劉夢得何卜賦云同涉于川芥隱筆記引作同舟于江其時在風浴者

之吉泝者之凶同藝于野野筆記作陸其時在澤伊穉之

利利筆記作喜乃稔之厄東坡泗州會館詩耕田欲雨刈欲晴

去得順風來者怨本此意元折案此條本冀頤正芥隱筆記宋史繩祖學齋吟嘯曰東坡以一聯

十四字而包盡劉禹錫四對三十二字之義蓋奪胎換骨之妙也

隋煬帝謂蕭后曰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

長城公謂陳後主沈后者後主之沈后也通鑑釋

文以沈音沉謂沉湎之后誤矣全云胡身之已辨之〇元折案通鑑唐紀高祖武德元年

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見天下危亂意亦不自安常夜置酒仰視天文謂蕭后有外間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且共樂飲耳

胡三省註曰長城公陳叔寶叔寶后沈氏 陳書後主紀隋仁壽四年十一月薨于洛陽追贈大將軍封長城縣公諡曰煬沈后傳后與後主俱入長安

隋煬帝每所巡幸每令從駕隋書蕭后傳后沒於寶建德突厥處羅可汗遣使迎之遂入於虜庭煬帝之言驗矣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編年類通鑑釋

文辨誤十二卷元胡三省撰釋文本南宋時蜀人史炤所作凌隨特甚三省因作此書以刊正之

會攷字彥和為書解朱文公呂成公皆取之館閣書

目書講義博士會攷等解蓋誤以攷為肢集證朱子云會彥和

熙豐後人解禹貢林少穎吳才老甚取之○元坵案攷音民

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張華之稱陸機雲也平齊之利

唯在於爾周高祖之諭李德林也機雲於河橋之

復與王師為敵其不忠大矣德林願以死奉揚堅

復以所以事齊者事周矣二國何利焉是以持國

必崇名節持身必守行誼全云感慨係之○元坵案水經注十

為前鋒都督伐京師輕進為洛軍所乘大敗于鹿苑晉書陸機傳太康末

機與弟雲俱入洛張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成郡王

穎與河間王起兵討長沙王又假機大都督自朝歌至於河橋鼓聲聞數百

里長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又雲傳張昌為亂穎上雲為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

五三

傳持節大都督前鋒將軍以討昌會伐長沙王乃止機之敗也穎并收雲

隋書李德林傳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齊承光中授儀同三司及周武

帝克齊入鄴之曰赦唐道和旨慰諭云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大象初賜鄧

成安縣男宜帝大漸屬高祖初受顧命邦國公揚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

文武事非羣才輔佐無以克成大業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聞之甚

喜乃答云德林雖庸懷微誠亦有所在若曲相提獎必望以死奉公高祖大

錄異傳曰周時尹氏貴盛五葉不別會食數千人遭

饑荒羅鼎作粥案見初學記食物部粥類春秋書尹氏譏世卿然能

與周同盛衰者亦有家法維持之也近世紀輿地

者謂尹吉甫蜀人為作清風堂其謬妄甚矣物則

秉彘之詩吉甫庶幾知道者而不能察掇蜂之讒

能知而不能行也集證錄異傳隋唐志不著錄藝文類聚初學記

御覽屢引之通志氏族略尹氏少昊之子封於

尹城固以為氏子孫世為周卿士食采于尹今汾州有尹吉甫墓

王羲之傳論

案晉書陸機王羲之二傳論乃唐太宗御製

師宜懸帳之奇以衛恒

四體書序攷之懸帳乃梁鵠書非師宜官書也

元

案三國志魏武紀注衛恒四體書勢序曰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為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甚矜其能每書輒焚削其札梁鵠乃益為板而飲之酒俟其醉而竊其札鵠卒以攻書至邈都尚書於是公欲為洛陽令鵠以為北都尉鵠後依劉表及荆州平公蒙求鵠鵠懼自得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秘書以勤書自効公嘗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謂勝宜官鵠字孟黃安定人魏宮殿題署皆鵠書也 水經注十六魏太祖平荆州漢吏部尚書安定梁孟黃善師宜官八分體求以贖死太祖善其法常仰鵠帳中愛玩之以為勝宜官 衛恒字巨山晉書有傳其四體書序全載本傳及唐張彦遠法書要錄中

說文朋及鵬皆古文鳳字宋玉曰鳥有鳳而魚有鯢

莊子音義崔譔云鵬音鳳

全云詳見爾雅翼○元圻案陸氏釋文序錄曰崔譔莊子注十卷二十七

篇清河人晉議郎又莊子逍遙遊釋文曰鵬步登反徐音朋郭甫登反崔音鳳云鵬即古鳳字非來儀之鳳也說文云朋及鵬皆古文鳳字也朋鳥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鵬為朋黨字字林云鵬朋黨字古以為鳳字 宋玉曰鳥有鳳而魚有鯢即莊子逍遙遊所說之鵬鯢也莊子作鵬而未玉作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

鳳引之以證鵬之即鳳字

王巾字簡棲作頭陀寺碑說文通釋以為王巾

何云巾古左字

程易田云篤氏筆乘續集王簡棲楊用修辨其名為巾音徹不為巾亦非也說文巾從兩個个亦作箇據字簡棲知其為个耳余謂簡棲於字中亦非並難通於个字亦費解始從其說然此等虛斷宜闕疑○元圻案李善文選注引姓氏英賢錄曰王巾字簡棲琅玕臨沂人也有學業為頭陀寺碑文詞巧麗為世所重碑在鄂州題云齊國錄事參軍琅玕王巾製石刻作巾當以為據 余兄靜軒曰說文無个字个即个也且巾以倒巾以為竹以兩個亦非

封禪七十二家管夷吾所記者十有二

案見史記封禪書

孟獻

子友五人孟子所忘者三記誦之學勿強其所不

知

集古錄李陽冰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按

北齊慕容儼鎮郢城城中先有神祀俗號城隍神

見北齊書本傳則唐以前已有之閩按隋五行志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紀與儼同時經籍志鮑至撰南雍州記云南陽城有蕭相國廟相傳謂爲城隍神記文則見通典引者何云宋以後城隍之祀遍天下且各立名字趙與皆實退錄有二條言之頗詳○元圻案李陽冰縉雲縣城隍神記見唐文粹七十一

唐子西採藤曲魯人酒薄邯鄲圍西河渡橋南越悲

原注下一句未見所出何云若此錦鏡爲對尚未工又云子作一句云魯壺爲王宰之鎮而酒薄終以被圍思下句對未得○元圻案唐子西採藤曲效王建體魯人酒薄邯鄲圍西河渡橋南越悲歲調紅藤百萬計此實一作無窮詩去年採藤藤已乏今年採藤藤轉竭入山十日脫身歸新藤出土拳如歲淇園取竹況有年越山採藤輸不前今年輸藤指黃犢明年輸藤波及屋吾皇漢民如養兒鑿空爲此謀者誰

集古錄漢袁良碑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

實從其冊天下既定還宅扶樂歐陽公云蓋不知

爲何人也愚按高祖紀三年漢王自成臯入關收

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

困學紀聞注卷二十

三五

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

合滎陽成臯閒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

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

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

出軍宛葉閒卽此轅生也閩本作轅與袁同閩按引此卽高祖紀證卽轅生已見洪

氏諱釋楊升庵載此碑繫以王應麟曰轅生說行身隱鴻飛潛脫臚主組遠希魯連近慕董公亦古之逸民不可與辨士說者並論也今刊本鈔本俱無知屬楊氏假託所謂英雄欺人亦時有之者或謬曰王子充引辨水經語子信其爲王氏而升庵明引王氏語子反削正之何居余笑曰觀入於其素○元圻案洪氏諱釋攷證語與王氏此條及急就篇注略同集古錄載袁良碑云厥先舜苗世爲封君周興虞闕父自此而滅又云爲周陳侯至元孫滿堂以氏立姓曰袁王氏急就篇注曰爰氏之先本與陳同姓陳申公生靜伯甫伯甫八世孫爰諸生壽塗因而命氏其後或爲轅字又作袁字本一族也漢有袁盎北史李繪與梁人汎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在十四姓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是共車千秋分一字耳可爲轅袁一族之証

漢華山廟碑武帝立宮曰集靈殿曰存僊門曰望僊

歐陽公集古錄云集靈宮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按

漢地理志京兆華陰縣太華山在南有祠集靈宮

武帝起公偶未之攷耳閻按余嘗謂蓋世文人無過歐公而學

得毋以劉原父有好箇歐九之云從而和之乎余曰非敢然實親驗之集古

錄跋尾○元圻案歐陽集古錄附載黃伯思云東觀餘論漢書地理志大華

山在華陽南有祠集靈宮武帝起也桓譚德賦攷華山有集靈宮不獨見於

此碑也 三輔黃圖曰集靈宮集仙宮存仙殿望仙臺望仙觀俱在華陰縣

界皆武帝宮觀名也 宋董道廣川書跋曰漢武集靈宮見於漢志桓譚嘗

賦之鄙道元曰敷水北逕集靈宮其事甚備永叔惜不得見也張旭片曰岱

山石立中宗繼統大華授璧泰胡絕縉白魚入舟姬武建業寶珪出水子胡

喪位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世宗又經集靈之宮於其下想松

喬之儔然則集靈亦其盛哉三輔黃圖書其制度類聚亦書其名劉總蓋嘗

言之矣子因得考之信

容齋五筆石尤風引陳子昂戴叔倫司空文明詩意

其為打頭逆風也李義山詩作石郵原注來風楊文

困學紀聞注卷二十王六

公詩亦作郵原注石郵風靈客心愁○元圻案容齋五筆三石尤風

入峽苦風云故鄉今日友歡會坐應同寧知巴峽路辛苦石尤風戴叔倫送

裴明州云瀟水連湘水千波萬浪中知君未得去慙愧石尤風司空文明留

盧秦卿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意不及石尤風計南朝篇詠

必多用之不暇憶也 元陰時夫韻府羣玉引江湖紀聞云石尤風者傳聞

石尤風也婦人以夫姓為名故曰石尤又丁都護歌願作

打頭逆風則曰此石尤風也婦人以夫姓為名故曰石尤又丁都護歌願作

石尤風四面斷行旅 丁督護歌宋武帝製見通典樂五

古者有常心曰士無常心曰民為己曰君子儒為人

曰小人儒善利之間而舜跖分焉服言行而堯桀

異焉仁義之心存與不存而人禽別焉慄乎其可

懼也夫尚志謂之士行已有恥謂之士否則何以

異乎工商特立獨行謂之儒通天地人謂之儒否

則何以異乎老釋困而不學則下民爾待文王而

與則凡民爾無其實而竊其名可以欺其心不可
以欺其鄉

元圻案真西山曰士有爵位顯於朝而名不見齒於鄉事業彰於世而行不足以服其家暫立者易能素積者難捨

古者重長幼之序齒幼位卑而名韋楊二君李翱所

以戒未載言也後生不稱前輩字劉元城所以稱

馬永卿也

元圻案唐文粹李翱答進士王載言書曰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

德與二君未知前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也竊恐足下不思乃陷於此王氏引作來載言未傳就是馬永卿生劉元城語錄曰僕初見先生問曰王葦安否僕對曰王學士安樂來赴任時嘗往別之後兩日君承議輔語僕曰適見劉待制云新主簿可教因問何以得之公曰後生不稱前輩德此爲得體晉書劉兆傳嘗有人著雖騎驢至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備德道業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

李希烈之黨有韓霜露朱泚之黨有李日月逆儔之

無天甚矣

何云小人不學故耳不得以此爲罪也○元圻案唐書李希烈傳希烈建僞號遣董待名韓霜露等分掠州縣江西節度

使曹王皋擊拔蕪黃敗李員韓霜露走之朱泚傳泚僭接僞位國號大秦賊將李日月發甚堯陵廟齒薄御物自謂無前渾瑊射殺之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

一七

柳芳論氏族曰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按風俗通乙當

作卜

問按今風俗通義無則王氏所見猶全本集證柳芳論載文苑英華風俗通語見太平御覽三百六十四廣韻巫字下引風俗通云氏

於事則巫卜陶匠是也通志氏族略兩引風俗通皆作巫下匠陶夾濬又云乙氏子姓商湯字天乙支孫因以王父字爲氏

明州開元二十六年置訖於唐末凡五亂竇應

肅宗七年改元

元年袁鼂陷明州一也貞元

德宗六年改元

十四年明州將

貞元四年王位初元

鄧錙殺其刺史盧雲以反二也乾符

僖宗即位初元

四年王

鄧錙

鄧錙自稱刺史五

也

全云明州入亂天寶中吳令老是首稱粟錙之後有裴甫王鄧之後有劉文深寧之言猶未備○元圻案元和郡縣志二十六明州本會稽之

齊嶽矣分越州之鄞縣置明州以境內四明山爲名吳令老唐書元宗紀通鑑竝作吳令光

通鑑浙西節度使裴瓌敗王郢在乾符四年閏二月

紀乃謂三年七月當從通鑑瓌字挺秀見世系表

元圻案通鑑裴瓌請之從曾孫也

孟子曰舜蹠之分利與善之間也蕭望之曰堯桀之

分在於義利而已

元圻案漢書蕭望之傳張敞上書言令諸有卑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呂差入

穀望之與少府李暉議呂為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矣

范文正公

李衛公浙西送夢詩序

謂劉禹錫柳宗元呂溫數人坐王

叔文黨貶廢不用

案下云覽數君子之迷而禮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在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

然傳稱叔文

知書好論理道為太子所信順宗即位遂見用

引禹錫等決事禁中

全云禹錫等安能在禁中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

三六

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臯衡之

會順宗病篤臯

揣太子

意請監國而誅叔文

憲宗納臯之謀而行內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雪

唐書燕

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聞夫子褒貶不以一疵而廢

其人之業也因刻三君子之詩而傷焉至於柳呂文章皆非常之士亦不幸之甚也

韓退之欲作唐一經

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

此昌黎答崔立之書

豈有意於

諸君子乎

以上皆范文正公語○問按此之匪人何潛德之有不諱永貞行耶何云任文訓注其為小人人一也南朝以賈叛雖得

黃裳元吉之占終歸於敗豈有枉己而能正人者乎又云柳子厚亦佳士失在未能立而遽用權以為可以借承文以伸其意志不知此之匪人所傷已多安能有為也又云范公豈未讀永貞行抑前之征文後之訓注者儻邪小人託正義以行其私者也方棧山云至論全并謂鄭注李訓亦有心人又云柳劉輩坐不知人且其意則何可厚非司馬公亦受欺蔡元長全云王叔文亦志在收宦官兵柄其輔順宗實能革除夙弊持進身不以正故一貶

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韓文公作柳子厚墓誌曰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

退使子厚在臺背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同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

能舉之皆實錄也

淮南子

繆稱訓

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文子

上德

云學

常樅

原注淮南誤說苑亦云常樅集證漢藝文志天文家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師百日常從人姓名老子師之又作常樅呂氏春秋審應覽離謂篇箕子商容以此窮高誇注商容紂時賢人老子所從學者

唐百官志守宮令席壽三年璿壽五年禔壽七年

原注

語本考工記○元圻案宋龔頤正芥隱筆記曰唐書百官志席壽謂器用經久謂之壽考工記犀甲壽百年起於此

北齊擇盧思道之詩得八首

閩按各作挽歌十首

人稱入米盧郎

事見北齊書本傳

或謂米當為采徐鍇云入米以稻喻之若

言十稻之中得八粒米也

何云米當為采見猗覺寮記○元圻案米登猗覺寮雜記曰魯直與

高子勉云尊前八米句窗下十年書徐師川與潘祁老云字直千金師智永句稱八米繼盧郎文士各作齊文宣挽詩十首擇其善者用之每不過一二首唯盧思道獨得八首時人稱為入米盧郎米字蓋采字之誤也十首中米擇八首耳若作米字無義理詩人不之考相襲以為八米蓋言精鑿失之甚

因學紀聞注

卷二十一

三九

矣入微之醜樂天云八采詩成未伏盧可證采字為是姚令威西溪叢語曰八米關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入米分上中下言在穀取八米取數之多也

燕丹子荆軻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

原注四

五帝四三墳六五典三二曜六五緯皆本於此○元圻案文選何晏景福殿賦方四三皇而六五帝會何周夏之足言李善注燕丹子夏扶謂荆軻曰何以教太子軻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於君何如也戰國策楚黃歇諗秦王曰王若能持功守威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張說封禪頌曰四皇墳而六帝典蘇頌封東嶽頌曰填作四而籍言七也隋書藝文志小說家燕丹子一卷

陸機傳云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軌欲焚其筆

視君苗未知姓氏攷之雲集有與平原書云前登

城門意有懷作登樓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

聊復成前意始知其為崔君苗也

元圻案文選有應璩與從弟君苗君曹書此又

一君苗也

文心雕龍

錄裁

云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煩士龍思劣而

雅好清省今觀士龍與兄書曰往日論文先辭而

後情尚絮而不取色澤案色何木作悅宋板陸士龍集本作悅兄文章高遠

絕異然猶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為病耳

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見雲今意視文乃好清

省欲無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元圻案張茂先謂陸上衡有才多之患

車永茂安外甥石季甫見使為鄧令案晉書地理志會稽郡縣十有句章鄧便

道之職茂安與陸士龍書曰老人及姊自聞此問

不能復食姊晝夜號泣舉家慘感昨全伯始有一

將來是句章人具說此縣既有短狐之疾博雅釋魚射工短狐

也又有沙蠅原注玉篇蟲穴也房中切害人聞此消息倍益憂慮足

下可具示土地之宜企望來報士龍答書曰縣去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 三十

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西有大湖廣

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

記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齊東洞交廣木華海賦南滄朱崖

北瀕天墟東濱析木西薄青齊海在青徐之東南故或曰西薄或曰北接也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邇

長川以為陂燔茂草以為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

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錡何云錡一作鋸成雲下錡成雨土龍

集下錡成雨錡作鋸何法當移在此句之下史記河渠書田於何所也陽穀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與插為雲決渠為雨班固西都賦決渠降雨荷

囊頭既浸既潤隨時代序官無滯滯之穀民無飢乏

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恒實榮辱既明禮節甚備為

君甚簡為民亦易季冬之月牧何云疑是田收○土龍集牧字下原脫一字

既畢嚴霜隕而蒹葭萎林鳥祭而罍羅設禮記月令孟秋之月

鷹乃祭鳥王制鳩
化爲鷹乃設尉羅
因民所欲順時遊獵結罝繞岡何本旁注作堽

密罔彌山班固西都賦罟綱連絃籠山絡野注方言曰絡繞也張衡

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不得逸何云獸一作張衡西

京賦鳥不暇舉獸
不得發注舉飛也
真光赫之觀左思魏都賦應盤戲之至樂

也後漢張衡歸田賦曰極盤若乃斷遏海浦隔絕曲隈隨

湖進退采蚌捕魚鱸鮪赤尾鯨齒比目爾雅釋魚鱸郭

而短鼻口在頰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

又鮪鮪鮪注鮪鱸屬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鮪鮪今宜都郡自京門以下江中

通出鮪鮪之魚有一魚狀似鮪而小建平人呼鮪子即此魚也詩鮪魚鱗

尾傳赫赤也魚勞則尾赤七命赤尾丹鯢紫翼青鱗論衡魚之哆唇鋸

齒者鱗族畏之人之利口護諺者人共畏之廣韻鯨音據魚名物性志

鯨形似石首魚三牙似鐵鋸爾雅釋地東方有比目魚不比行其名謂

之不可紀名鱣鱠鮓炙鯨鱓烝石首何云古人石臠鯨

鯨子敬字書臠通鱣廣韻鯨力求切魚名說文鯨海魚名漢書王

恭傳嗜鯨魚製音制異魚圖贊鯨魚之味其美在類文選吳都賦

困學紀聞注卷二十一

注異物志鯨鮪魚狀如科斗大者尺餘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黃文性有毒雖

小類及大魚不敢食之烝煮餒之肥美案卽河魀也郭璞江賦注字林曰

鯨魚出南海頭上有石一名石首廣雅釋魚石首鯨也山海經濶水西流

注于漢水多鯨魀之魚其狀如覆桃鳥首而魚翼音如磬石之聲臠一作

臠陸璣詩疏云眞東海之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蚌

蛤之屬江賦曰紫蛭如渠洪蚶專車瓊蚌踰躍以瑩珠石蚌應節而揚

蚌似車螯潔白如玉目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

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沈淪涇渭何云淪疑作綸飲馬昆明四

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

鄮縣三十餘日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七年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

而立石頌秦德又封禪書始皇南至湘山

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三神山之奇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

爾行季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
弧蓬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
且彼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
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無不遷變尊大人賢姊上

下當為喜慶歌舞相送勿為慮也茂安又答曰於
母前伏讀三周舉家大小豁然忘愁足下此書足
為典誥雖山海經異物志二京南都殆不復過也

隋書經籍志地理類山海經二十三卷郭璞注異物志一卷後漢議郎楊孚撰南州異物志吳丹陽太守萬震撰全云能字疑衍錢氏大斯曰能即而字無其事耳愚謂士龍之書筆勢縱放

真奇作也可以補四明郡乘之闕遺故詳著之元

案陸士龍書見宋慶元六年朱奎孫瑛范袞校刊二俊文集卷中一俊謂機雲兄弟也車茂安二書亦附見士龍集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 三十一

荀子非十二子篇曰正其衣冠齊其顏色謙然而終日不言

是子夏氏之賤儒也荀卿之譏毀過矣然因其言

可以見子夏門人之氣象全云六朝之文放蕩開於荀子不特斯非之為害也

秦之破楚也王翦至斬南殺其將軍項燕楚之滅秦

也陳涉起於斬大澤中同此地也出爾反爾天道

昭昭矣何云此憤宋之滅而有為言之○元圻案史記王翦傳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合壯士擊大破荆軍至斬南殺其將軍項燕漢書地理志沛郡有斬縣史記陳涉世家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斬斬下

東坡觀碁詩誰與碁者墨君堂記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皆用檀弓文法

論語迅雷風烈必變錯綜成文春與猿吟兮秋鶴與

飛本於此非始於吉日辰良何云東坡先生書羅池詩作秋與鶴飛全云此追過沈存中

一層○元圻案宋陳善捫蝨新語曰楚詞以日吉對良辰以蕙殺蒸對奠桂酒存中云此是古人欲錯綜其語以為矯健故耳予謂此法本自春秋春秋書墮石于宋五是日六鷁退飛過宋都說者皆以石鷁五六先後為義殊不知聖人文字之法正當如此既曰墮石于宋五又曰退飛鷁于宋六豈成文理故不得不錯綜其語因為健也楚詞正用此法其後韓退之作羅池碑云春與後吟兮秋鶴與飛以興字上下言之蓋亦欲語反而辭健耳今羅池碑石刻古本如此而歐陽公以所得李生昌黎集較之只作秋與鶴飛遂疑古本為誤惟存中為始得古文意然不知其自春秋出

徐仲車積書謂尊官重祿人之所好也安肯曰吾不

才吾辱其位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

鄭絜可謂知其量矣後村劉克莊詩謂未必朱三能跋

扈祇因鄭五欠經綸朱溫之篡崔柳諸人之罪也

於鄭絜何議焉方樸山云只取朱三鄭五好對耳集證黃震東發

蓋審也使人人如鄭五則居其官者皆其人豈有欺君誤國貪權囚寵之患愚故三歎三詠於五而贊之自白知其必能相而相之者古今一伊尹也自

困學紀聞注卷一十

知其必不能相而不相之者古今一鄭五也人皆曰必不能相已獨曰必能相而汲汲於相者滔滔皆鄭五罪人也嗚呼伊尹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鄭五者斯可矣○元圻案唐書鄭絜傳絜字蘊武本善詩其語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歇後體聞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專可知矣固讓不聽三月以疾乞骸徐仲車節孝集二十八書鄭絜傳曰尊官重祿人之所好也不如是不足為其好快其欲彼安肯曰吾不才也吾辱其位者耶有禍敗隨之耶取天下之笑耶為萬世之羞耶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豈予所謂不知量者耶安得知量者見之乎予讀陳平傳嘉平知其任竇鄭君傳愛君知其量嗚呼若君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吳

詠鶴林玉露波江以來詩禍殆絕唯寶祐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詩不是朱三能跋風抵綠鄭五欠經綸又云東風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跋器之云梧桐秋兩何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會建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朱三鄭五句齊東野語又以為曾極詠黃巢戰場詩

寧宗閣名曰寶章至和仁宗三十二年甲午改元二年五臺山真容院

太宗御書閣己曰寶章矣集證玉海百六十三至和二年六月丙申以五臺山真容院新修太宗真

水經注三十一南陽葉邑

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

宗御書閣為寶章閣又云寶慶二年建寶章閣藏章宗聖製

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尸子曰楚狂接輿

耕於方城以上皆水經注文○原注方城在葉縣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楚邑也楚狂接輿並耕沮洳荷篠丈人一時在野之賢萃於楚國聖人晚年眷眷於楚有以也胡明仲曰沮洳耕耕之地史謂蔡也闕按史謂孔子去葉反乎蔡途次經有長沮桀溺事非謂其地即蔡

何云葉公之將討白公勝也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又云史云孔子遷於蔡三歲

善讀書者或曰此法當失或曰一卷足矣奚以多為

或不求甚解或務知大義不善讀者蕭繹以萬卷

自累崔儵以五千卷自矜房法乘之不治事盧殷

之資為詩元圻案晉書載記石勒雅好文學嘗令儒生讀書史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嘗使人讀漢書問鄒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北史何妥傳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讀書乃一卷足可立身經國何用多為宋書隱逸陶潛傳潛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閑靜少言

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南史梁元帝紀帝諱繹魏重入乃梁圖書十餘萬卷盡燒之論曰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學有公旦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何補金陵之覆沒救江陵之滅亡

困學記聞注卷二十

哉北史崔儵傳儵字岐叔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潤同志友善負詩才地大畧其尸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門通鑑齊武帝紀永平八年

年交州刺史房法乘專好讀書常屬疾不治事由是長史伏登之得擅權改

易將吏不合法乘知韓昌黎誌盧殷墓曰君能為詩自至少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殷於書無不讀止用為詩資

廟堂二字見漢徐樂傳云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

之患梅福傳云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劉向

九嘆云始結言於廟堂王逸注言人君為政舉事

必告宗廟議於明堂原注皆謂人君今以為宰相誤矣全云此注是正文闕按淮南主術訓在卿相人君

掄策于廟堂之上亦兼君相言之

歐陽公記醉翁亭用也字荆公誌葛源亦終篇用也

字蓋本於易之雜卦韓文公銘張徹亦然元圻案王

書二十七歐公醉翁亭記多用也字人謂此體前此未聞又觀錢公輔作越州并儀堂記亦是此體如其末云問其辦之歲月則嘉祐五年二月十七日

也問其作之主人則太守寸公景純也問其常所往來而共樂者通判沈君與宗也誰其文之晉陵錢公輔也其機杼與歐記同此體盡出於周易雜卦一篇

東坡鍾子翼哀辭以四言閒七言學荀子成相

元圻案 倚寬察

雜記曰東坡作鍾子翼哀辭用四字七字爲句腔侗摩天章貢漱石致兩確荀子成相篇格也句皆協韻如人主無賢如豎無相何俛仰元王考靈光殿賦彤形靈宮歸罪穹崇紛雁鴻兮其下皆協韻但加兮字 宋賈秦梁谿漫志曰東坡歸自海南遇其甥柳展如出文一卷示之曰此吾在嶺南所作也擧試次第之展如曰天慶觀乳泉賦詞意高妙當在第一鍾子翼哀辭別出新格次之他文稱是坡歎息以爲知言

詩伐檀毛氏傳云風行水成文曰漣老泉謂風行水

上渙此天下之至文也本於此

元圻案初學記水總載風吹水涌曰波大波曰濤小

波曰淪平波曰瀾直波曰徑水朝夕而至曰潮風行水成文曰漣水波曰濤小文曰漪 劉熙釋名曰風吹水波成文曰瀾 蘇老泉仲兒字文甫說曰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波也紆餘委蛇蜿蜒淪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紆而如雲感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故曰風行水上渙此天下之至文也 宋黃徹碧溪詩話載東坡曰辨才詩如風吹水自成文理吾輩與參寥如巧婦織錦耳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

三五

南豐詩稱昌黎之文云並驅六經中獨立千載後

周恭叔

全云周博士行 已程子弟子

跋

秦璽文曰嗚呼斯乎是嘗去

詩書以愚百姓者乎是嘗聽趙高以立胡亥者乎

是嘗殺公子扶蘇與蒙恬者乎是嘗教其君嚴督

責而安恣睢者乎使其璽不得傳者斯人也而其

刻畫吾忍觀之哉

案陳后山叢談前世鄙儒謂秦璽所在爲正統故契丹自謂得傳國璽欲以歸太祖太祖不受

曰吾無秦璽不嘗爲國且七國之餘又何足貴乎契丹畏服

李微之

朝野雜記 乙集五

曰秦璽者李

斯之魚蠹篆也其圍四寸至漢謂之傳國璽迄於

獻帝所實用者秦璽也歷代皆用其名永嘉

晉懷帝元年丁

卯改元

之亂没于劉石永和

晉穆帝元年 乙巳改元

之世復歸江左者

晉璽也太元

晉孝武帝四年 丙子改元

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

于隋代者慕容燕璽也

原注隋謂之神璽○北史魏文帝紀劉大統三年春二月槐理獲神璽大赦

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為隋有者姚秦璽

也開運五代晉高祖八年甲辰改元之亂没于耶律女真獲之以為

大寶者石晉璽也蓋在當時皆誤以為秦璽而秦

璽之亡則已久矣元圻案以上皆雜記文後漢光武紀注玉璽

藍田山丞相李斯所書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高祖至霸上秦王子嬰獻之至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不與以成詠元帝出璽投地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李松持璽詣宛上更始更始敗入赤眉劉盆子既敗以奉光武史記李斯列傳斯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又趙高乃謂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於是斯乃聽高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扶蘇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為人子不孝其賜死又二世責問李斯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夫賢主者必且能格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

因學紀開注

卷二十一

三國志吳孫堅傳注吳書曰堅入洛軍城南觀官井井上有五色氣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寧璽者以投井中又引山陽公載記曰袁術將僭號聞堅得傳國璽乃拘堅夫人而奪之晉書輿服志懷帝沒胡傳國璽沒於劉聰後又沒于石勒及石季龍宏胡亂穆帝世乃還江南晉陽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西燕慕容垂遣子雍州刺史郗恢獻玉璽一紐送建業自晉至梁相傳諸之鎮國璽周益公題五代應順年獻檢臨本云本朝紹聖三年十二月長安村民段義掘地得玉璽玉綠色以獻于朝憲序辰安淳皆言此秦璽漢以為傳國璽自五代亡之今為時出尋詔禮部御史臺學士院秘書省太常寺講求定驗於是蔡京等奏充石晉璽也今云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為秦璽無疑哲宗遂以五月朔御大慶殿行朝會禮改紹聖五年為元符元年云周恭叔名行已元祐六年進士著淨泚集跋秦璽文見第六卷陳直齋曰永嘉寧問所從出也

受寶之禮始于元符再行于嘉定皇帝恭膺天命之

寶至道太宗二十年乙未改元三年真宗即位製之其後凡嗣位

則更製乾興真宗二十五年壬戌改元元年仁宗即位嘉祐仁宗三十四年丙申改元

八年英宗即位至神哲徽皆製是寶嘉定宣宗十四年戊辰改元

十四年京東河北節度使賈涉繳進皇帝恭膺天

命之寶及元符三年御命之寶及元符三年

玉海無御命以下

御府寶圖一冊鎮江都統翟朝宗以玉檢來上

其文若合符契又得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玉璽於
是禮官奏受寶之禮獻之宗廟明年正月朔旦御

大慶殿受寶奉安天章閣

原注元符三年玉璽蓋徽宗即位所製○元圻案建炎以來朝野雜

記乙集五皇帝恭膺天命之寶者至道三年眞宗嗣位時所制也後從葬定陵乾興元年仁宗即位更制之天聖元年爲火所燬又制焉後從葬昭陵嘉祐八年六月英宗又制焉神宗皆循此制靖康之難金人取玉寶十四蓋八寶之外餘寶凡六而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居其二焉徽宗元符三年欽宗靖康元年所制也高宗渡江虞事草創不復制矣周密齊東野語貫涉遺都統司計議官趙汝州河北蒙北軍前饋事歸得其大將撲鹿花所獻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宋王叔燕翼贈謀徽宗大觀元年詔求美玉製八寶以易六璽十一月壬戌詔曰永惟受命之符宜有一代之製而尚循秦舊六璽之用自天申命地不變寶黃金玉於異域得妙工於編民八寶既成負無前比可以來年正月朔日御大慶殿恭受八寶是舉恩數特厚據此受寶之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

三七

禮再行於天觀也

宋袁契根小牘道君皇帝以手闌玉蓋八寶爲九寶其文云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王初察草詔曰太極函三運神功於入紫乾元用九增寶歷於萬年

璽也而更爲寶匱也而更爲檢古者太史奉諱惡豈

有是哉

元圻案左傳襄二十九年正義曰衛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唯其所好自秦以來唯天子之印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

敢用也案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鄭康成云今之印章也則周時印已名璽但上下通用唐書元宗紀開元六年改傳國璽曰寶唐肅宗受命寶賦

序受命寶在昔曰傳國璽自秦始皇有焉蓋取夫天下二世傳於無窮故有傳國之號歷兩漢至陳隋武德中太宗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是器也與璽同歸國家用之以受命所承更名人寶注唐車服志天寶十載改傳國寶曰承

天大寶唐書百官志一武后垂拱二年有魚保宗者上書請置匱以受四方之書乃鑄銅匱四塗以方色列于朝堂青匱曰延恩在東告衆人勸農之

事者投之丹匱曰招諫在南論時政得失者投之白匱曰申寃在西陳抑屈者投之黑匱曰通元在北告天文秘謀者投之以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爲

理匱使天寶九載元宗以魘聲近鬼改理匱使爲魘納使至德元年復舊續通鑑長編二十五太宗雍熙元年改匱院爲登聞檢院東延恩匱爲崇仁

檢南招諫匱爲思諫檢西中寃匱爲申明檢北通恩匱爲招賢檢

祖宗之制不以武人爲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爲

經畧以總制之咸淳末

度宗德祐初

開按瀛國公初即位乙亥改元

賈降

恐後者多武人也其後文臣亦賈降矣

全云明季重武臣然唐通姜瓖

之流終降流賊若寧武清南則宋末順莠才一輩人

後漢應劭有漢官鹵簿圖

原注漢官儀鹵簿管

晉有鹵簿圖鹵簿

儀齊有鹵簿儀陳有鹵簿圖

案隋書經籍志俱著錄

唐有大駕鹵

簿一卷王象畫鹵簿圖

唐書藝文志俱著錄

景德

真宗七年甲辰改元

二年

王欽若上鹵簿記三卷

仁宗元年癸亥改元

六年宋綬上

鹵簿記十卷景祐

仁宗十二年甲戌改元

五年

案景祐無五年似誤長編仁宗寶元元年十一月乙酉

郊禮儀使宋綬上鹵簿圖十卷自注鹵簿圖記以天聖六年上至是又增飾之耳

綬取舊編益新制上

鹵簿記十卷政和

徽宗十一年辛卯改元

七年詔改脩宣和元年

己書成三十三卷飾以丹采益詳備矣

何云禮樂刑政即天子之鹵簿

因學紀開注

卷二十一

三

也是之不圖而肩肩焉三十三卷為哉○元圻案唐封演開見錄曰輿駕行幸羽儀導從謂之鹵簿自秦漢以來始有其名秦世獨斷載鹵簿有小駕大駕法駕之異而不詳其義按字書鹵大輿也字亦作輜又作輜音義皆同鹵以甲為之所以排敵甲楯有先後部伍之次皆著之簿籍天子出入則案次尊從政謂之鹵簿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俱有鹵簿人臣儀衛亦皆同於君上則鹵簿之名不容別有他義○葉石林燕語四今有鹵簿記宋宣獻公所修

趙安仁

字樂道

作戴斗懷柔錄王晦叔作戴斗奉使錄戴

斗謂北方

原注爾雅北戴斗極為空桐 葉證玉海五十八景德元年盟好之議翰林學士趙安仁多所參預撰答書又記太祖朝

書問規式及接伴乃裁定親見儀制安仁又錄和好以來事宜及采古事可附於今為豫備者作戴斗懷柔錄以獻○元圻案吳氏讀書志地理類載斗奉使錄二卷皇朝王曙撰景德三年為契丹主生長使祥符二年為弔慰使所錄也

擊壤周處風土記云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三寸

其形如履

原注古兒童所戲之器非土壤也

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十

四步以手中攘擊之中者為上

集證曰引見文選謝靈運初去郡詩注續覽五百八十四

引風土記作壤尺三四寸張洪雲谷雜記云選注云長四尺三寸恐是傳寫之誤蓋其形如履蓋長四尺三寸不復有履形矣御覽所載爲是

象山先生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

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元圻案袁宏齋象山先生文集序曰先生諱九

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嘗講學於象山學者尊之爲象山先生 晁景迂備言或謂先王用人無流品之別不知臬陶陳九德而後又在官則流品已甚矣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曰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

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漢時有此議論三代

之流風遺俗猶存也何云以得已之役病民而又責以寡廉鮮恥此相如所以爲佞夫也又云斷章取之。元

圻案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粵通夜郎樊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桀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巴蜀民曰非上意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而險薄之習成焉飽食終日無

所用心而非僻之心生焉故曰民勞則思思則善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一 三九

心生寤寐無爲澤陂之詩所以刺也方樸山云顧寧人先生云飽食終日無所

用心難矣哉北方之強也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南方之強也本此

劉之道輝 上李肅之納拜書曰古之君子一語默本

作言而禮義明一施設而風俗厚如釋之進王生之

鞞而漢世重名如裴度當李愬之謁而蔡人知禮

元圻案史記張釋之傳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

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鞞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鞞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

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鞞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

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鞞欲以重之請公

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唐書李愬傳愬屯兵鞠場以俟裴度至愬以鞞

韃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幸相禮受愬謁蔡

人聳觀 書錄解題別集類中劉狀元東歸策十卷大理評事錦山劉輝之道撰輝嘉祐四年進士第一人堯舜性仁賦至今人所傳誦始在場屋有聲

文體奇澁歐公惡之下第及是在殿廡得其賦大喜既唱名乃輝也公爲之愕然

鼂景迂曰博之以五經而約之以孝經論語博之以

太史公歐陽公史記而約之以資治通鑑康節先

生勸曰二十歲之後三十歲之前朝經暮史晝子

夜集學者當以此為法元圻案景迂語見答李大同書

夫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性與天道高弟不得聞程子

教人大學中庸而無極太極一語未嘗及馬氏校云高弟元板

作高第

巧言為辯文字為學閩按見顏氏家訓宋景文云此後魏北齊

里俗譎字也集證宋景文筆記考古篇後魏北齊時里俗作僞字最多以巧言為辯文字為學之比隋有柳普傳又言之說

以汎易巧矣子見佛書以言辯氏多作僞世人不復辨詰北史江式傳式表曰世易風移文字改變象形誤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辯談士以意為疑乃曰追求為歸巧言為辯小兒為靈神蟲為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元圻案巧言為辯八字間何並云見顏氏家訓今本家訓無此二語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

庾信哀江南賦章蔓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呂氏

春秋中山之國有夙何云夙當作夙繇者智伯欲攻之鑄大

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迎鐘赤章蔓枝

諫不用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繇亡原注文苑英華作慢支藝文類

聚作曼友皆誤○元圻案呂氏春秋慎大覽權勳篇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新岸堊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以得是於君智伯夫智伯之為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為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斯岸堊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為權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亦章蔓枝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違身可也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繇亡畢氏校本曰夙舊本作夙夙仲子云韓非子說林下作仇由戰國西口部召云呂氏春秋有召猶國智伯欲伐者也

宋次道春明退朝錄晁子止昭德讀書志注見卷六第攷

之東京記朱雀門外天街東第六春明坊宋宣獻三十八頁

公宅本王延德宅宣德門前天街東第四昭德坊

晁文元公宅致政後開小園號養素園多閱佛書

起密嚴堂開按當時春明宅子值直比他處常高一倍以便借次道家書也○元圻案書錄解題典故類春明退朝錄三卷龍圖閣

直學士常山宋敏求次道撰所記多故實其父宣獻公綬居第在春明坊如

晁氏稱昭德也晁公武讀書志自序曰宋宣獻公得畢文簡楊文莊家書

故藏書之富與秘閣等而常山公以驥博聞于時余家自文元公來以翰墨

顯者七世故家多書至於是正之功世無與讓云云昭德讀書志地理類

東家記三卷宋敏求編開封坊巷寺觀官廨私地所在及諸故實極其精博

晁迥諡文元著昭德新編二卷其後序曰東魯之書文而雅西域之書質

而備放宋宋弁曲洧舊聞四宋次道龍圖云校書如掃塵隨掃隨有其家

以為稱藏書皆校三五遍者世之著書以宋為善本居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

書者多居其側以便于借讀故也當時春明坊宅子比他處值直常高一倍

呂氏春秋慎大覽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於

末嬉好彼琬琰注云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人或

云美玉按紀年卷上云桀伐珉山得二女曰琬曰琰

困學紀聞注卷二十 原注註非何云

斲其名於茗華之玉若是琬華是琰注誠誤然紀年要

是偽書或因呂覽之語而誤撰也

新序節士篇介子推曰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蓋謂有道

之士漢京房傳道人亦謂有道之人元和郡縣志

樓觀本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穆王為召幽逸之

人置為道士太霄經以尹喜為尹軌又謂平王東

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按漢郊祀志注漢宮閣疏云

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嘗置九天道士百人

蓋自武帝始也穆王平王事不可攷何云後漢書有史

道人全云又何

足考集證太平御覽六百六十六道部引太霄經曰人行大道謂之道士

又道士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漢明帝永平五年置二十人魏武帝為

九州置三十五人魏文帝幸雍講陳織法師置道士五十八晉惠帝皮四十

九人給戶三百○元圻案元和郡縣志京兆豎屋縣樓觀在縣東三十七里本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穆王爲召幽逸之人置爲道士相承至秦漢皆有道士居之晉惠帝時重置其地舊有尹先生樓因名樓觀武德初改名宗聖觀又京兆長安縣神明臺在縣西北二十里長安故城西上有承露盤

道書有赤明上皇無極永壽之號後周甄鸞著笑道

論曰古先帝王立年無號至漢武帝始建元後王

因之上皇之號可笑之深

原注隋志又有延康龍漢開皇開按後魏書釋老志以延康龍漢

赤明開皇爲初數集證元始天尊度人經元洞玉律龍漢延康眇眇億初赤明之中溥大梵寥廓無光赤明開高運度自然子注云東方得九氣以分天境劫號龍漢南方得三氣以分天境劫號赤明中央得十二氣以分天境劫號上皇西方得七氣以分天境劫號延康北方得五氣以分天境劫號開皇○元圻案隋書經籍志四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大元之先所說天地淪壞劫數終盡略與佛經同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存天地初開授以秘道謂之開劫度人然其開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劫○魏書釋老志曰道家稱劫數類類佛經其延康龍漢赤明開皇之屬皆其名也東坡上清儲祥宮碑曰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爲爲宗以虛無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昇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一

四三

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錄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竊論之黃帝老子道之本也方士之言末也

林靈素作神霄籙自公卿以下羣造其廬拜受獨李

綱傅崧卿曾幾移疾不行

原注宣政間道教興行至有號爲女真者當時以爲先兆

傅奕排釋氏謂中國幻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宋景

文作李蔚傳贊亦云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

禦寇之說佐其高然則釋氏用老莊之說也非老

莊與釋氏合也朱文公謂佛家竊老子好處道家

竊佛家不好處愚嘗觀姚崇誠子孫曰道士本以

元牝爲宗而無識者慕僧家之有利約佛家而無

開按舊唐書姚崇傳作爲初刊本果然業斯言當矣致堂謂經論科議依倣

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爲之考諸姚崇之言則

非始於光庭也

開致舊唐書方伎傳道士葉法善僧元奘神秀並列而新書則去元奘等意殆見於李蔚傳贊中

耶何云此論魏書中已有之范蔚宗西域傳論亦設為疑辭以示其贊中元圻案唐書傳奕傳奕相州鄆人太宗嘗問卿拒佛法奈何奕曰佛西胡黠人爾欺誅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娥兒幻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帝異之又李蔚傳蔚字茂林系本隴西懿宗惑浮屠常飯萬僧禁中自為贊唄疏上疏切諫引狄仁傑姚元崇李膺否所言譏病時弊帝不聽但以虛禮褒答贊曰佛者之言大抵與黃老相出入以耳目不際為奇以不可知為神以物理之外為畏以變化無方為聖以生而死死復生回復償報歎詭其間為或然以賤近貴遠為熹提譯差殊不可研詰華人之謬誕者又攬莊周列禦寇之說任其高層累架騰面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為勝妄相夸飾而倡其風於是自天子逮庶人皆震動而祠奉之朱子曰宋景文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簡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職却是景文捉得他正職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者之身為十八戒又曰楞嚴所謂自聞即其門骨及其根我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及其根我尚何存者也又曰道書有真誥末後有道授篇却是竊四十二章經之意為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之說皆是竊他佛教至鄧至陋者為之陶岳五代史補杜光庭長安人僖宗時應九經舉不第嘗從道士潘尊師遊會稽宗求可領蜀中道教者潘薦光庭遂奉詔拔敷賜號廣成先生東坡跋柳子厚大贊禪師碑後曰釋迦以文教其譯于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梁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者以房融筆授故也魏書釋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一

老志魏世祖詔曰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雖言胡神問今胡人共云無有皆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真呂伯彊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實至使王道廢而不行蓋大姦之魁也後漢西域傳論曰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脩華蓋之飾將微意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道之宗道書之流也胡致堂之說蓋因武宗道門先生之命而言之文獻通考經籍五十二鄧自和道藏書目下載其全篇

北斗經引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誤以北辰為北斗蓋

近世依託為之

何云異端之書執非依託何獨此經耶○元圻案李壁四十九章經序曰道家之書真者絕少而俗師附

益假託者多如世所傳北斗經乃以北辰為北斗豈有天人至尊不辨星文誤引論語者乎

鶴山云旁行敷落之教旁行見漢西域傳敷落見度

人經

元圻案魏鶴山跋楊文公真蹟云公博極羣書自經史百氏以及於

域傳安凡將急就之文理官虞初之說旁行敷落之義記不該覽漢書西下也革為皮之不柔者水經注二安國畫革旁行為書記也度人經曰敷落神真普度天人注敷散也落布也乃散真文布置諸天令其執持普度天人皆成妙道

漢屬賓傳塞種分散顏師古注卽所謂釋種按增一

阿舍經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爲沙門皆稱釋

種案見太平御覽六百五十五 姜夔楚章跋王獻之保母帖引 阿舍經云四海入河與海同鹹四姓出家與佛同姓與此文異石林

葉氏晉書宋問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

通曰道人其姓皆從所受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

支謙爲支帛道猷本姓馮學於帛戶梨密爲帛是

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爲佛子宜從佛氏乃

請皆姓釋集證太平御覽六百五十五引支道傳云本姓關氏陳留人 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初至京師太原王蒙

其重之曰造微之功不減輔嗣又引有碑理聰明秀徹初至京師太原王蒙

域人呼爲高座傳云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弟遂爲沙門晉永嘉初

始到中國值亂仍過江丞相王導見而奇之又引高僧傳云釋道安姓衛氏

常山扶柳人也七歲讀書再覽能誦年十二出家又引道安傳云初魏晉沙

門依師爲姓姓各不同安以爲太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見增一

阿舍經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旣與經符遂爲永式○元析案廣宏明集

困學紀聞注 卷一十

四四

載梁荀濟論佛教表曰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燉煌爲月氏迫

逐遂往葱嶺南奔又謂懸度賢豆身毒天毒仍訛轉以塞種爲釋種其實一

也 水經注一外國事曰迦維羅越國今無復王也城池蕪穢惟有空處有

優婆塞姓釋可二十餘家是昔淨王之苗裔故爲四姓住在故城中爲優婆

塞故尚精進猶有古風 四十二章經佛言辨根出家識心達本解無爲法

名曰沙門 魏書釋老志曰服其道者治心脩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

曰桑門亦聲相近總謂之僧皆胡言也僧譯爲和命桑門爲息心此卽爲

行乞俗人之信憑道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又曰所謂佛者本號釋

迦文者譯言能仁謂德充道備堪濟萬物也釋迦卽天竺迦維衛國王之

天竺其總稱迦維別名也 晉書佛圖澄傳石勒稱澄爲道人 高僧傳釋

道猷吳人生公弟子宋孝武敕往新安爲鎮寺法王 錢氏養新錄十有六

朝以道人爲沙門之稱不通於羽士南齊書顧歡傳道士與道人數備異道

人與道士辨是非南史隋貞白傳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又宋

宗室傳前稱慧琳道人後稱沙門慧琳是道人卽沙門

唐回鶻傳元和初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

葷屏漣酪可汗常與共國 何云蓋至于今不絕也

說齋謂老莊之學盛於魏晉以召五胡之亂而道釋

之徒皆自胡人崇尚遂盛於中國 原注釋氏至姚異而盛 道家至寇謙之而盛

誠齋謂伊川之民被髮以祭君子已憂其戎漢之

君志荒而妖夢是踐吾民始夷乎言祝乎首何云祝齋弟子曰三代

以為好此五胡耶律之先驅也朱黼全云止曰三代

以上不過曰天而止春秋以來一變而為諸侯之

盟詛再變而為燕秦之仙怪三變而為文景之黃

老四變而為巫蠱五變而為災祥六變而為符讖

人心泛然無所底止而後西方異說乘其虛而誘

惑之何云詛盟始於三苗舜竄之于三危正在西域三代之盛聖王繼作故不行於中國而獨存西域至後漢而復至又云前乎吾有為此言者荀濟也刑餘之民入骨髓○元圻案晉書載記姚興傳興意於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於永貴里立波若臺於中官事佛者十室而九矣魏書釋老志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真南雍州刺史讀之弟早好仙道有絕俗之心崔浩師事之受其法術於是上疏證明其事世祖欣然於是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道業大行水經注十六昔漢明帝夢見大人金色頂佩白光以問羣臣或對曰西方有神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一 四十五

名曰佛形如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發使天竺寫致經像始以楡櫨盛經

白馬負圖表之中夏故以白馬為寺名 書呂刑民興胥漸浪浪琴琴罔中

于信以覆詛盟 穀梁傳語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霸

人秦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矯尤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

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之理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

方士傳其說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 漢書

外戚傳孝文實皇后景帝母也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實不得不讀老子

尊其術又公孫賀傳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

皆敗誣在江充夙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劉向異者孝武

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劉向異者孝武

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者明者也又王莽傳前輝光謝囂奏武功

長孟通汲井得白石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

始矣 後漢光武紀中元二年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圖讖

於天下

晉語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注詩云西

方之人謂周也愚謂西方之書蓋周志之類列子仲尼篇西方之人有聖者李知幾謂意其說佛也

皇王大紀論曰當周昭王時西方有桀戎窮幻駕

空說通歷云孝王元年佛入涅槃唐六典祠部郎中員外郎掌祠祀

祭注謂釋迦生當周莊王九年魯莊公七年二說

不同何云卽此見其多妄○元圻案周孝王乃懿王之弟孝王元年歲在

二百二十二年 宋刑凱坦齋通編列子述孔子述孔子曰西方有聖人佞佛者以

爲指釋氏而言皆妄也國語姜氏曰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疾大事注

云周詩誰將西歸西方之人皆謂周也子謂孔子果有是言謂昔文王一也於

佛何與至王通直指佛爲西方聖人其學可知矣 胡五峯皇王大紀一論

曰當周昭王時西方有桀戎厭苦世界欲求超脫之道遂捐君叛親棄婦入

山刻私意窮幻見駕空說曰我能得心法變現萬端出生入死願欲必從而

非一事事理之所能嬰也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

王簡棲頭陀寺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注云魯

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瑞應經四月八日夜明

星出時佛從右脅墜地卽行七步文選李善注按春秋莊

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正義曰於是時

周之四月則夏之仲春杜氏以長歷較之知辛卯

是四月五日也以是故之夜明星不見乃二月五

日非四月八日也蓋陋儒之佞佛者傳會爲此說

元圻案水經注一法顯傳曰恒水又東南逕迦羅衛城北故淨王宮也城東

王園園有池水夫人入水洗浴出北岸二十步東向舉手扳樹生太子太子

墮地行七步二龍吐水浴太子遂成并池俗傳四月八日爲浴佛日

滴水云梵書有修多羅識言釋氏之教興廢則識書

其來遠矣何云東漢尚識緯此妖書所由乘之以興 方樸山云史記

趙世家載扁鵲語云秦識于是出矣當秦穆公時公孫支受

而藏之則識所從來久矣 全云此識字不可卽指漢人識緯之書何氏亦

因滴水而附會之○元圻案張平子曰圖識成於哀平之際

梁觀國有議蘇文五卷駁其羽翼異端者或問地獄

之事於眞文忠公公曰天道至仁必無慘酷之刑

神理至公必無賄賂之獄

全云或問以下當另為一條 證陳善淵錄新話傅奕與蕭瑀論

佛瑀曰地獄正為是人設耳張唐英著唐史發潛遂曰蒼天之上何人見其有堂黃泉之下何人見其有獄然子觀李肇國史補云天堂無則已有則賢者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又如此則又何必較其有無哉○元圻案梁觀國字賓卿番禺人胡致堂為作墓誌稱為海濱奇士者議蘇文五卷駁其羽翼異端者

李壽翁曰性命之理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易盡之

矣曷為求之他

何云李壽翁語似當接上為一條○元圻案李壽翁名椿洛州永年人官敷文閣直學士朱子為作墓銘

稱其行身無一事之不合於理論事無一言之不適用於

通典唐有符祇正謂之視流內

原注祇呼烟切胡神也○元圻案通典職官一隋置九品品各

有從自四品以下每品分為上下凡三十階謂之流內又置視正二品至九品品各有從謂之視流內唐因隋制又置視正五品視從七品以署薩寶及正祇謂之視流內又置勳品九品謂之流外又職官二十二唐視流內視正五品薩寶視從七品薩寶符祇正自註祇呼朝反祇者西域國天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武德四年置祇祠及官常有羣胡奉事取火呪詛 宋敏求長安志九唐京城朱雀街東第五街次南靖恭坊街南之祇祠又十朱雀街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一

四七

永嘉張淳忠甫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是以雖貧而

不願祿問其說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緇黃

而薦在天之靈皆古所無也

元圻案張忠甫語見樓攻媿書陳止齋所作忠甫墓誌後

道家云眞人之心若珠在淵衆人之心若瓢在水眞

文忠

講筵卷下

云此心當如明鏡止水不可如槁木死灰

元圻案文忠又云鑑止水止其體雖靜靜而可以鑒物是靜中涵動體中藏用若槁木之不可生死灰之不可然是乃無用之物見文集十八 東坡志林作如泡在水

東魏檄梁曰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

淨

見通鑑梁紀武帝太清元年杜弼之辭也

可謂切中其膏肓矣誠齋詩云梵

王豈是無甘露不爲君王致蜜來曾景達云此身

已屬侯丞相誰辦金錢贖帝歸

元圻案梁書侯景傳臺城既陷高祖雖外跡已屈而

意猶忿恨景遣軍人直殿省內高祖問制局監周石珍曰是何物人對曰丞相高祖乃謬曰何物丞相對曰侯丞相高祖怒曰是名景何謂丞相又武帝

紀中大通元年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因捨身公勸以下以錢一億萬奉贖南史梁武帝紀帝雖在紫塵齋戒不廢及疾久苦索蜜不得再曰荷

荷遂崩秋梁公曰利剝益衡無救危亡之禍緇黃蔽路豈有勤王之師足爲深省

唐有代宗卽世宗也本朝有眞宗卽元宗也皆因避

諱而爲此號祥符中以聖祖名改元武爲眞武元

枋爲眞枋崇文總目謂太元經曰太眞經若迎眞

奉眞崇眞之類在祠宮者非一其末也目女冠爲

女眞遂爲亂華之兆

集證宋史祥符五年眞宗夢神人傳玉皇之命云令汝祖趙元朗授汝天書遂尊號曰聖

祖以爲趙之始祖改元聖曰至聖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

張文潛云嘗讀宣律師傳有一天人說周穆王時佛

至中國與列子所載西極化人之事略同不知寓

言耶抑實事也愚謂此釋氏剽襲列子之言非實

事也

集證宣律師和尚唐初僧○元圻案列子周穆王篇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黃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石不礙千

變萬化不可窮極旣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跡寢以居之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袂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

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雲屯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

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玉若頑虛焉既寤所坐猶舊者之處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晞穆王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

文潛猶也形奚動哉文潛語見所書香山傳後文又曰佛自東漢明帝以

來其書與教始大行於震旦亦安知其不已嘗見神于中國乎書之不見錄于史冊者有何限其偶遺此或以爲怪而不錄不足怪也不然明帝夢金人

飛行于庭中當時何從知其爲佛哉文潛蓋謂列子非寓言也故厚齋因其疑而決之

乖老抱佛脚孟東野讀經詩也

何云今里語抱佛脚本此集證中山詩話王丞相嘗讀誦一

日論沙門道因曰投老欲依僧客遠對曰急則抱佛脚王曰投老欲依僧是古詩一句客口急則抱佛脚是俗諺全語上去投下去脚豈不的對也王大笑

東坡宸奎閣碑銘神耀得道非有師傳出八師子經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梵志來詣佛所

質疑曰佛所事者何師佛曰吾前世師其名難數

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也

原注惟佛與佛出法華經○元圻案東坡宸奎閣銘序曰

廬山僧懷運住京師十方淨因院仁宗興運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運歸老于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銘曰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迹追遠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既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真容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 此條本龔璠正芥隱筆記姚全咸西溪叢語

放翁載長蘆宗墮師頌云天生三武禍吾宗釋子還

家塔寺空應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儉守眞風三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

四九

武謂魏太武周武帝唐武宗也愚嘗觀山谷開先

院修造記曰夫沙門法者不住

今山谷集作不任當從之

資生行乞

取足日中受供林下託宿故趙州以斷薪續禪牀

宴坐三十年藥山以三篋繞腹一日不作則不食

今也毀中民十

今山谷集作集作百

家之產而成一屋奪農夫十

口之飯而飯一僧不已泰乎夫不耕者燕居而玉

食所在常千

今山谷集無千字

數百是以有會昌之籍沒窮

土木之妖龍蛇虎蛇之區化爲金碧是以有廣明

之除蕩山谷之言至矣宗墮以浮屠氏而能爲此

言其墨名而儒行者歟

元圻案魏書太武紀太平眞君七年三月詔諸州坑沙門毀諸佛像四月鄴城

毀五層浮圖 周書武帝紀建德三年五月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 唐書武宗紀會昌五年七月併省天下佛寺上州留寺

一所僧十人下州寺並廢合週行香日期於道觀行禮計拆天下寺四千六百餘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充兩院一寺奉宗七年庚子改元廣明除蕩蓋指黃巢之亂一葉山惟儼禪師語錄師傳德馬祖三年一日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祖曰皮膚脫落盡惟有一真寶祇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此將三條篋束取肚皮隨處往山去昌黎送浮屠文暢序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

儒之教以萬事為實釋之教以萬法為空元圻案此真西山送高上人序

北齊文宣勅道士剃髮為沙門徽宗令沙門冠簪為

德士其相反如此元圻案邵公濟聞見後錄二十九北齊勅道士剃髮為沙門宣和中勅沙門着冠為道士古今

事不同如此梁谿漫志曰宣和庚子改僧為德士一時浮屠有以違命得罪者獨一長老上表乞入道其辭有習蠻夷之風教忘父母之髮膚備得回心而向道便更合掌而擊拳等語彼方外之人乃隨時迎合如此亦可怪也

世說王丞相導拜揚州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閣蘭

閣原注此卽蘭者也一集證釋氏要覽梵言阿蘭若唐言無諍四分律云空淨處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蘭若白樂天詩作惹字押爾雅於操切

困學紀聞注卷一十一
上官儀酬薛舍人萬年宮晚景高直懷友詩云東望安仁署西瞻子雲閣長嘯求烟霞高步尋蘭若此又作日灼切也

後周武帝廢佛道教注見前其子天元復之唐高祖廢淨

屠老子法其子太宗復之天元不足論也太宗亦

為之何哉何云馮定遠云唐以老子為祖那得廢其法當時只是沙汰僧尼道士耳○元圻案周書宣帝紀帝諱贗高祖長子也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大象二年初復佛及天尊像至是帝與二像俱南面而坐大陳雜戲令京城士民縱觀唐書高祖紀武德三年詔晉州立老子廟以為唐始祖八年四月沙汰僧道廢淨屠老子法又太宗紀贊曰太宗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春秋責備賢者莫不歎息於斯焉

西山先生題楊文公所書遺教經曰學佛者不繇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急於大成去灑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見文集揚和父三十五印施

普門品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

普門品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

普門品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

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爲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也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何云操竿影草早爲所奪由中無所得也全云李習之不應有此以此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卽是火坑貪愛沈溺便爲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疾如獸自犇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

士眞實爲人非浪語者

見文集三十四全云以大顛誣韓以藥山誣李皆釋氏之徒借二公以重其師也○元圻案眞西山跋遺教經曰此經以端心正念爲首而深言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馭馬不使縱逸去牘止妄息欲冀

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具有漸次梯級非如今之談者爲然一起可到如來地位也學佛者不由持戒而欲至定慧云云楞嚴經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一

攝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名三無漏學傳燈錄唐宣宗問宏辨師師何名戒定慧師曰防非止惡謂之戒六根涉境心不隨緣謂之定心境俱空照覽無碍謂之慧白香山云定爲慧因戒爲定根法苑珠林佛變火坑作蓮花池滿中淨水皆甘而冷種種蓮花遍覆水上楞嚴經引諸沈冥出於苦海又云旣行布施然後越生死此岸到善提彼岸徐陵雙林寺碑濟是沈舟能升彼岸北史盧景傳景裕之取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伽藍自脫樓攻媿跋可壽上人所藏史文惠公帖云于襄陽問紫玉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墜羅利鬼國玉云于頓你者漢問怎麼事作麼于當時失色玉云祇者箇便是漂墜羅利鬼國于於是有省問答之人俱不同卽此可證釋氏之誼文獻通考經籍五十三普門品下載西山此文補陀大士作彌陀大士

錢文季維摩菴記云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能視人

之病爲己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祿乃不能以

民病爲己責是詰之罪人也

元圻案眞西山取其語以榜維摩室見氏讀書志釋書類雜

摩詰所說經三卷石城秦鳩摩羅什譯華嚴經注維摩詰華言淨名也文苑英華四百五十七元黃之潤州江寧縣瓦棺寺維摩詰畫像碑雜摩詰者華言淨名居士也沒於妙善之國生於毗耶之城大仙那提之子常侍梵行世號白衣居士焉又曰智總大雄心行菩薩雖人我無相以拯救爲懷憂

本無憂愛凡俗之憂病本無病病衆生之病魏鶴山作錢文字白石詩傳序曰錢公名文字字文季永嘉人蚤以明經勵志有聲庠序仕至宗正少卿學術行誼爲士宗仰云

鄧志宏南劍天寧曰丹霞禦寒則燒木佛德山說法則

撤塑像禪教之判其來已久余謂浮屠氏之有識者猶不以為是爲事而學校乃以土木爲先吾儒之

道其然乎元圻案傳燈錄丹霞禪師過慧林寺遇天大寒師取木佛燒火院主詞之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來燒

通鑑唐武考異云會要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

蘭若額爲太和寺蓋官賜額者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杜牧所謂山臺野邑是也原注杭州南亭記武帝去山臺野邑四萬所○

困學紀聞止卷一一一五十一

若者梵言阿蘭若唐言無聲也注又云釋書曰招提菩薩皆佛名故號寺或謂之招提增禮記曰招提者梵言招闢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之誤以招爲招又省去闢奢二字只作招提卽今十方寺院是也舊唐書一百二十四薛嵩傳嵩絳州萬泉人子平元和七年淮西用兵自左龍武大將軍授兼御史大夫滑州刺史鄭滑節度觀察等使又良吏傳下薛平河東寶鼎人新唐書一百六十四薛平傳平父順爲奉天尉非一人也今本會要四十八議釋教下太和二年河中觀察使薛平奏中條山蘭若營建之初有兩泉涌出請賜額爲太和寺從之溫公通鑑考異引之似誤大和爲元和薛平爲薛平

何云丙戌春日重閱一過其中徵引之書仍有未能盡悉者甚滋學荒

方粹然心禪云何先生於前輩一語一言奉爲格人元龜之訓故丹黃黠勘至於再四與閣先生校本合之爲兩美承學之士不可以一日不讀也

潛邱義門謝山三先生皆篤嗜此書考訂釋箋不遺餘力而潛邱又三

屬人入鄣訪求深寧之行狀神道碑墓誌欲附之卷尾求其畫像欲摹之卷首而皆不可得卽以其自題三十八字勒諸日次之前其風味更不可及已前輩讀書眞實如此後學胡可忽諸又校謝山同谷書院記云深寧生平大節自擬於司空圖翰僱之間良無所媿而其學術獨得呂學之大成或曰深寧之學得之王氏塾徐氏幾王徐本之西山眞

氏實自魯公元善之門爲朱子再傳派系而深寧又頗疑呂學未免和
光同塵之失則子之推爲呂氏世嫡也何與曰深寧論學蓋亦兼取建
安江石永嘉諸家然其綜羅文獻實師法東萊况深寧少師迂齋則固
明招之傳也困篋校三箋而節錄此記溯其學統所由來云嘉慶七年
二月古董後學屠繼序識於粵東海陽縣署中

男忠錫孫

孝濬

校字

困學紀聞注卷二十終

困學紀聞注卷二十一

五

道光五年乙酉正月開雕八月
竣工杭州愛日軒陸貞一董刊

